



K245002  
金瓶十  
四  
雙紅堂  
小說  
50(12)

m 1 2 3 4 5 6 7 8 9 10

改過勸善新書卷十四

第七十九回

第七十九回 西門慶貪財喪命 吳月娘喪偶生冤

人坐南北如此是世事悠忽等風流大是造化弄人無定據是番不復去來也。怪橫倒如今空嗟前事功名富貴可須擯次止流于墮所寓玉堂金馬竹籬茅舍總是傷心處

右調青玉案

說西門慶姦娶了來爵老婆復走到搭棚內陪吳大舅應伯爵謝希大常時節飲酒。荆綱制娘

大娘吳大妗子段大姐坐了好一回上罷元宵圓子方纔起身去了大妗子那日同吳舜臣媳

二兩銀子。唱錢酒。茶管待出門。只四個唱的。併小優兒還在捲棚內。彈唱遞酒。伯爵向西門慶。

子禮去不<sup>西</sup><sub>PE</sub>慶說道我早辰送過去了。玳安道花大舅頭裡使來定兒送請帖兒來了。伯

西門慶道：「到明日看再不你先去罷。」少頃四個唱的後邊去了。李銘等上來彈唱那西門慶不住辛苦了。琵琶自每言聲。

告辭。於是起身那西門慶又不肯只顧攔着留坐到一更時分纔散。西門慶送了三名。才到一更時分，

我叫下四个唱的木要壞了。李允危下。累關身。那四個。南朝。憂而家。又。奉公。不可。

出并呂賽兒好歹叫了來。李認應諾，小的知道了，益了頭去了。同鑿幕幕後邊用眼半望來。用

不喜歡坐到那晚纔去酒席上再三謝我說蒙老父接待。且厚好處不敢忘。在出同往

今日吃了好些酒。喜歡六姐，又是相處，我固又跟到那邊花園子上瞧了瞧。今日各項也當

你又奪用爲財。直到此處猶可恨哉。他使性兒把袍兒上身扯了一道大口子。吃我大唾。

卷之三

卷十四

第七十九回

免縫袖的去了。送到了物事。還走來回西門慶話。說道收了改日與爹磕頭就擎回空頭子兜到上房去了。月娘叫小玉熬下粥。約莫等到飯時前後還不見進來。原來王經悄悄帶了他姐姐王六兒一包兜物事。遞與西門慶瞧。就請西門慶往他家去。西門慶打開紙包。却是老婆剪下的一縷黑絲織光油油的青絲。用五色緘纏就了一個同心結。托兒用兩根錦帶兜着做的十分細巧。不如死送又一件。是兩個口的簪。紫遍地金順袋兒裡邊盛着金簪兒。西門慶觀玩良久。滿心歡喜。遂把順袋放在書廚內。錦托兒褪於袖裡。擺下粥了。你告我說你心裏怎的。只是遠沒精神。月娘眼中一照。西門慶道。不知怎的心中只是不耐煩。害腿疼。月娘道。想必是春氣起了。你吃了藥也等慢慢來。一面請到房中。打發他吃藥。因說道大節下。你也打起精神兒來。今日門外花大舅生日。請你住那里走走去。再不叫將應二哥來同你坐坐。西門慶道。他也不在館花大舅做生日去了。你整治下酒菜兒等我往燈市舖子內和他二舅坐坐。羅月娘道。你騎馬去找。我叫丫鬟送。這西門慶一面分付玳安備馬。王經跟隨穿上衣裳。趕到獅子街燈市裡來。一部炎涼書。次寫燈蓋以燈花比其炎熱不久也。但見燈市中車馬轟雷。燈球燭綠。遊人如蟻。十分熱鬧。有詩為証。

太平時序好風催。

羅綺寧馳鵠錦迴。

鶯山高聳青雲上。

何處遊人不看來。

西門慶看了回燈。到房子門首下馬。進入裡面坐下。慌的吳二舅貴四都來聲喏。門首買賣甚是興盛。來陪妻一太青。又早書房內龍下火拿茶吃了。不一時。吳月娘便琴童兒來。安兒拿了兩方盒點心。匣飯菜蔬鋪內有。南邊帶來豆酒。打開一罐。擺在樓上。請吳二舅與貴四輪番吃酒。樓窗外就看見燈市來往人烟不斷。吃至飯後時分。西門慶便王經對王六兒說去。王六兒聽見西門慶來。連忙整治下春臺。裏盒酒肴。等候西門慶。分付招將這一桌酒菜晚夕留着。與二舅貴四在此上宿吃。不消拿回家去了。又叫琴童提送一次請你不去。王六兒道。爹倒說得好。我家中再有誰來。不知怎的這兩日日日心裡不好。茶飯兒也懶得吃。做事沒入腳處。西門慶道。敢是想你家老公婦人道。我那里想他倒是見爹這一回。後來不知怎的。慢慢的就忘了。慢慢的就忘了。老媽婆子又人兜了。語入貴四嫂總是請味各行中皆有。西門慶笑道。那裏有這個理。倒因家中節間擺了兩日。婦人道。說昨日爹家中請堂客來。西門慶道。便是你大娘吃過人家兩席節酒。須得請人回席。婦人道。請了那幾位堂客。西門慶便說某人某人從頭訴說一遍。婦人道。看燈酒兒只請要緊的。就不請俺每請兒。西門慶道。承你厚禮。怎的兩道娘若賞个帖兒來。怎敢不去。為下文上缺。因前日他小大姐罵了申二姐。教他好不抱怨。說他每他那日原要不去。倒是俺每擗了他去。落後罵了來。好不在這裡哭。俺每倒沒意思。刺刺的落後。又叫爹娘費心。送了盒子。并一兩銀子來。安撫了他。纔罷了。原來他去。

小大姐這等躁暴性子。就是打狗也看主人面。西門慶道。你不知這小油嘴。他好不兜達的性兒。着緊把我擦刮的眼直的。極力悔。也沒見他。叫你唱。你就唱個兒。與他聽罷了。誰叫你不唱。又說他來。婦人道。耶噪耶噪。他對我說他。幾時說他來。說小大姐走來。指着臉子就罵起來。在我這裡好不三行算灑。兩行眼淚的哭。我留他住了一夜。纔打發他去了。說了一回。丫頭拿茶吃了。老媽婆子又走來與西門慶磕頭。西門慶與了他約三四錢一塊銀子。說道。從你娘沒了。就不往我那裡走走去。語為下文黑影作映也沒他的主兒那裡落倒。當時來我這裡。和我做伴兒。不一時請西門慶房中坐的問。爹用了午飯不曾。西門慶道。我早辰家中吃了些粥。剛纔陪你二舅。又吃了兩個點心。且不吃甚麼哩。一面放桌兒安排上酒來。婦人令王經打開豆酒。篩將上來。陪西門慶。倣一處飲酒。婦人問道。我捎來的那物件兒。爹看見來都是奴旋剪下。頂中一溜頭髮。親手做的管情。爹見了愛。西門慶道。謝你厚情。飲至半酣。見房內無人。西門慶袖中取出來。套在龜身下。兩根錦帶兒。扎在腰間。用酒服下。梵僧藥去黑明。梵僧那話時一照。與初會時一對吃至掌燈。馮媽媽又做了些韭菜豬肉餅兒拿上來。婦人陪西門慶。每人吃了兩個。丫鬟收下去。兩個就在裡間。燒炕上。撩開錦幔。解衣就寢。婦人知道。西門慶好點着灯行房。把燈臺移在裡間。炕邊桌上。一面將紙門關上。澡牀乾淨。脫了褲兒。鑽在被窩裡。與西門慶做一處。相摟相抱。睡了一回。原來西門慶心中只想着。何千戶娘子藍氏。慾情如火。萬盡那話十分堅硬。先令婦人馬伏在下。那話放入後庭。化極力。擁砌了。約二三百度。拥砌的屁股連聲响亮。婦人用手在下。探着心子。自探越時。倣露體橫筋皆見色。若紫肝。數旬與始服比銀托子和白綾帶子又不同。西門慶擡婦人坐在懷內。那話插進牀中。在上面。两个可口中叫達達如流水。西門慶還不美意。又起來披上白綾小襖。坐在一隻枕頭上。令婦人仰卧。尋出兩條脚帶。把婦人兩隻脚拴在兩邊護炕柱兒上。對非泛然也。對對貴四娘。又與葡萄架道。責了個金龍探爪。將那話放入牀中。少時。沒稜露體。深送。恐婦人害冷。亦取紅綾短襦。蓋在他身上。這西門慶乘其酒興。把燈光挪近跟前。垂首覩其出入之熟。抽徹至首。復送至根。又數百回。婦人口中。百般柔聲軟語。都叫將出來。西門慶又取紅粉膏子藥。在龜頭上。撒進去。婦人陰中麻癢不能當。與品蓮品王文字又一對。總是一般技量。方可死。西門也。急令深入。兩相迎就。這西門慶故作逗戲。將龜頭濡提其牝口。又挑弄其花心。不肯深入急的。婦人淫津流出。如蠍之吐涎。又與葡萄架燈影裡見他兩隻白生腿兒。跪在兩邊吊的高高的。又與葡萄架道。對對。一來一衝。一撞。腿兒興不可遏。因口呼道。淫婦。你想我不。想婦人道。我怎麼不想達達。只要你松柏兒。冬夏長青。更好。怕是後文休要日遠日疏。頑耍厭了。把奴來不理。奴就想死罷了。敢和誰說。有誰知道。就是俺那王八來。隨你心裡。淫婦。想利。把不值錢的身子。揀與達達。罷無有个不依你的。故作滿語。以避喪命也。西門慶道。我知道。兩個說話之弄了一頓飯時。方纔精演解。却下婦人脚帶來。擡在被窩內。並頭交股。醉眼矇矇。一覺直睡到三更時分。方起。西門慶起來。穿衣淨手。婦人開了房門。

叫丫鬟進來再添美饌復飲香醪滿斟暖酒又陪西門慶吃了十數盃不覺醉上來纔點茶漱口向袖中掏出一紙帖兒遞與婦人問甘夥計鋪裡取一套衣服你穿隨你要甚花樣那婦人萬福謝了方送出門王經打着燈籠玳安琴童籠着馬那時也有三更天氣陰雲密佈月色朦朧街上人烟寂寂閣巷內犬吠盈盈打馬剛走到西首那石橋兒跟前忽然一陣旋風只見個黑影子從橋底下鑽出來向西門慶一撲那馬見了只一驚跳西門慶在馬上打了个冷戰寫得冷氣浸人子醉中把馬加了一鞭那馬搖了搖鬃玳安琴童兩個用力拉看嚼環收煞不住雲飛般望家奔將來直跑到家門首方止王經打着燈籠後邊跟不上西門慶下馬腿軟了被左右扶進逕往前邊潘金蓮房中來此這一來正是

失脫人家違五道。濬冷餌兒撞鍾馗。

漫衣僅在炕上等

原來金蓮從後邊來還沒睡。渾衣倒在炕上。等待西門慶聽見來了。連忙一骨碌扒起來。所為鍾馗番身也。向前替他接衣服。見他吃的酩酊大醉。也不敢問他。西門慶一隻手搭扶着他肩膀上。摟在懷裡。口中喃喃呐呐說道：「小淫婦兒！你達達今日醉了。快些收拾我睡也！」那婦扶他上炕。打發他歇下。那西門慶垂倒頭在炕上。鼾睡如雷。再搖也搖他不醒。然後婦人脫了衣服。鑽在被窩內。慢慢用手。腰裡摸他。那話猶如綿軟。再沒些硬朗氣兒。更不知在誰家來翻來覆去。怎禁那慾火燒身。淫心蕩漾。不住用手只顧捏弄。扒下身子。被窩內替他百計品咂。只是不起急的婦人要不的妙。因問西門慶和尚藥在那裡放着哩。推了半日推醒了。西門慶酩子裡罵道：「怪小淫婦！只顧問怎的。你又教達達擺佈。你達今日懶得動彈。藥在我袖中。金穿心盒兒內。你拿來吃了。有本事品弄的他起來。是你造化。那婦人便去摸出穿心盒來。打開裡面。只剩下三四丸藥兒。這婦人取過燒酒壺來斟了一鐘酒。自己吃了一丸。恐怕力不效。千不合萬不合。擎燒酒都送到西門慶口內。醉了的人曉的甚麼。合着眼只顧吃下去。與武大吃藥時一般也。那消一盞熱茶時。藥力發作起來。婦人將白綾帶子拴在根上。所以做白綾帶為此處喪命用也。那話躍然而起。婦人見他只顧睡。於是騎在他身上。又取膏子藥安放馬眼內。頂入牝中。只顧揉擦。那話直抵苞花窩裡。覺翕翕然。渾身酥麻暢美。不可言。又兩手據按舉股。一起一坐。妙景可想。那話沒稜露腦。約一二百回。初時澁滯。次後淫水浸出。稍沾滑落。西門慶趁着。他掇弄只是不理。又寫婦人情不能當。以舌親於西門慶口中。兩手摟着他脖項。極力揉擦。左右偎抱。八字寫盡所為翻覆去橫冲直豎也。麈柄盡沒至根止。剩二卵在外。用手摸着妙不可言。淫水隨拭隨出。比時三鼓。凡五換帕。婦人一連丢了兩次。西門慶只是不洩。龜頭越發脹的猶如炭火一般。害癰脹的慌。令婦人把根下帶子去了。還發脹不已。然則婦人固造化也。令婦人用口吮之。這婦人扒伏在他身上。用朱唇吞裏。其龜頭只顧往來不已。又勒勾約一頓飯時。婦人又那管中之精。猛然一股冒將出來。造化也。那管中之精。猛然一股冒將出來。猶水銀之瀉箇中相似。忙用口接喫不及。只顧流將出來。初時還是精液。後盡是血水出來。再無个收救。西門慶已昏迷去。四肢不收。婦人也慌了。急取紅棗與他吃下去。精盡繼之以血。血盡出其冷氣而已。比武大何如。看其翡翠軒翁良久方止。婦人慌做一團。便摟着西

禱煙滅骨頭人亡正是起頭所說  
一人一鬼一體以殊。要開

二八佳人體似酥。腰間使氣軒轅夫。雖然不見人頭落。暗裡教君骨髓枯。

方結果  
鄰色掀扇

西門慶問道：我的哥哥。你心裡覺怎樣的？西門慶甦醒了一回方言：我頭口森森然，莫知所以。金蓮問：你今日怎的流出恁許多來？要不說他用的藥多了？看官聽說：一已精神有限，天下色慾無窮。二句又曰：嗜欲深者，其生機淺。又二句：西門慶只知貪淫樂色，更不知油枯燈滅，體竭人亡。正是起頭所說。

二八佳人體似酥，腰間使劍斬惡夫。  
雖然不見人頭落，暗裡教君骨髓枯。

一宿晚景題過。到次日清早辰，西門慶起來梳頭。忽然一陣昏暈，望前一頭搶將去。早被春梅雙手扶住，不曾跌着，磕傷了頭臉，在椅子上坐了半日方纔回過來。好色者慌的金蓮連忙問道：只怕你空心虛弱，且坐着吃些甚麼兒？着出去也不遲。一面使秋菊後邊取粥來與你爹吃。那秋菊走到後邊厨下，問雪娥熬的粥怎麼了？爹如此這般今早起來，害頭暈跌了一交。如今要吃粥哩。不想被月娘聽見，叫了秋菊，問其端的。秋菊悉把西門慶梳頭頭暈跌倒之事告訴了一遍。月娘不聽便了，聽了魂飛天外，魄散九霄。一面吩咐雪娥快熬粥。一面走來金蓮房中看，看見西門慶坐在椅子上，問道：你今日怎的頭暈？西門慶道：我不知怎的，剛纔就頭暈起來。金蓮道：早時我和春梅在跟前扶住了，不然好輕身子兒！這一交和你善哩！不是卿與春梅或者無此一交，段人而埋之曰非我誰其埋之也一笑。月娘道：敢是昨日來家晚了。酒多了頭沈？金蓮道：昨日往誰家吃酒？那咱晚纔來。心虛月娘道：他昨日和他二舅在鋪子裡吃酒來。不一時，雪娥熬了粥。叫春梅拿着，打發西門慶吃。那西門慶拿起粥來，只吃了半碗兒，懶得吃，就放下了。月娘道：你心裡覺怎的？西門慶道：我不怎麼，只是身子虛飄飄的，懶得動。月娘道：你今日不往衙中去罷？西門慶道：我不去了。消一回，我看前邊姐夫寫帖兒，十五日請周菊軒荆南商何大眾官客吃酒。寫不知死。月娘道：你今日還沒吃藥？取你來，把你藥再吃上一服。是你連日著辛苦勞碌了，一面叫春梅問如意，擣了你來。前鏡臺春色湧泉之精，只消受得此一口，始知人須想。用盞兒盛着，叫西門慶吃了藥。起身往前邊去。如畫春梅扶着，剛走到花園角門首，覺眼便黑了。身子晃晃蕩蕩，做不的主兒，只要倒。春梅又扶回來了。月娘道：依我且歇息罷。不請人也罷了，那裡在乎這一時？且在屋裡將息兩日，再出去罷。因說你心裡要吃甚麼？我後邊做來與你吃。西門慶道：我心裡不想吃。月娘到後邊從新又審問金蓮。他昨日來家醉不醉？再沒曾吃酒與你行甚麼事？金蓮聽了，恨不得生出幾個口來說。一千個沒有。此所為殺人不見血，李知縣固云屍傷病物，雖五者全無者也。姐姐你沒的說他那咱晚來了醉的行禮兒，也沒顧的還問我要燒酒吃。妙是虛心漏空語。教我擎茶當酒與他吃。或者將酒當茶，將色當飯，只說沒有酒，好好打發他睡了。自從姐姐那等說了，誰和他有甚事來？倒沒的羞人子，刺刺的倒只怕別處外邊有了事來。俺每不知道，若說家裡可是沒緣毫事吧？活是金蓮比對武大郎病症，何如二舅來問他。二舅道：姐夫只陪俺，每吃了沒多大回酒，就起身往別處去了。這吳月娘聽了，心中大怒。待二舅去了，把玳安琴童都打了一差二錯，就在你這兩個囚根子身上。那玳安咬定牙口，說獅子街和二舅賁四吃酒，再沒往那里去。妙活是玳安比對武大郎，何九哥何如落後，叫將吳

那金達二  
提韓嫂月  
娘即轉入  
林氏當面  
搶白使有  
二三分刻  
便起文字  
總是心中  
積恨一揭  
直是生龍

數罵了一遍。要打他二人。二人慌了。方纔說出。昨日在韓道國老婆家吃酒來。那潘金蓮得不的一聲就來了。總用飛舞之筆寫一金蓮蓋罵殺人之金蓮。說道姐姐剛纔就埋怨起俺來。正是冤殺旁人笑殺賊。俺每個人有面樹樹有皮。姐姐那等說來。莫不俺每成日把這件事做定的嗎。妙活是金蓮不特娶婦如此。天下如此說昧心語。又道姐姐。你再問這兩個囚根子。前日你往何千戶家吃酒。他爹還是那人。咱時分纔來不知在誰家來。誰家一个拜年。拜到那咱晚玳安。又恐怕琴童說出來。隱瞞不住。遂把私通林太太之事。備說一遍。月娘抹兜抹的一般乾淨。是个老浪貨王樓道。姐姐沒見一個兒子。也長恁大大兜。娘還幹這個營生。忍不住嫁了個漢子。也休要出這口醜。金蓮道。那老淫婦。有甚麼廉心。金蓮一味推人。遂忘恩諱月娘道。我只說他決不來。誰想浪撫着來了。金蓮道。這個姐姐纔顯出個皂白來了。純是飛舞之筆寫得金蓮活像韓道國家這個淫婦。姐姐還嗔我罵他。乾淨一家子都養漢。是個明王八。把個王八羔子也裁派將來。跳方是活金蓮方呵殺人。金蓮一味推人。遂忘恩諱月娘道。我只說他決不來。誰想浪撫着來了。金蓮不聽便早晚好做勾使鬼月娘道。王三官兒娘。你還罵他老淫婦。他說你從小兒在他家使喚來。點明寫林氏之故。又見月娘。那金蓮處處有成心處。那金蓮不聽便緊隔壁住他家有个花園。俺每小時在俺姨娘家住。常過去和他家伴姑兒耍子。就說我在他家來。我認的他是誰。也是個張眼露睛的老淫婦。月娘道。你看他嘴頭子人和你說話。你罵他。是撒發那金蓮一聲。便是後語。那金蓮一聲。就不言語了。一路寫金蓮純是與月娘對頭不着聲色。跳出月娘主張。叫賣娘。娘對頭不着聲色。跳出月娘主張。叫賣娘。他不信叫我進來稟爹。月娘罵道。怪賊奴才。還擺甚麼酒。問甚麼還不回。那王八去哩。還來稟爹娘哩。把平安兒罵的往外金命水命去了。月娘走到金蓮房中。看着西門慶只吃了三四个水角兒。四个唱的十五日擺酒。因來回話。問擺不成。我說未發帖兒哩。他不信叫我進來稟爹。月娘罵道。怪賊奴才。還擺甚麼酒。問甚麼還不回。那王八去哩。還來稟爹娘哩。把平安兒罵的往外金命水命去了。月娘走到金蓮房中。看着西門慶只吃了三四个水角兒。就不吃了。因說道李銘來回唱的。教我回倒他改日子了。他去了。西門慶點頭兒。西門慶只望一兩日好些出來。誰知過了一夜。到次日內邊虛陽腫脹。小便處發出紅癩來。連腎囊都腫的明滴溜如茄子大。但溺尿尿管中猶如刀子梨的一般。溺一遭疼一遭。此句暗指如比一泄如外邊排軍伴當。下馬伺候。還等西門慶往衙門裡大發放。不想又添出這樣症候來。月娘道。你依我拿帖兒回了。何大人在家調理兩日。免。送假牌往衙門裡去。在床上睡着。是急躁沒好氣。應伯爵打聽得知。走來看他。西門慶請至金蓮房中坐的。伯爵聲喏道。前日打攬哥。不知哥心中不好。嗔道。花大舅那里不去。西門慶道。我心中若好時也去了。不知怎的懶待動。伯爵道。哥你如今心內怎樣的。西門慶道。不怎的只是有些頭暈起來。身子軟走不的。伯爵道。我見你面容發紅色。只怕是火。教人看來不曾。西門慶道。房下說請任

治溪來看我。我說又沒甚大病。怎好請他的。伯爵道。哥你這個就差了。還請他來看。看怎的。說吃兩貼藥。散開這火就好了。春氣起人都是這等。痰火一發舉發。昨日李銘撞見我就上來說。你使他叫唱的。今日請人擺酒。說你心中不好。改了日子。把我唬了一跳。西門伯爵猶一絲不走。我今日纔來看哥。西門慶道。我今日連衙門中拜牌也沒去。送假牌去了。伯爵道。可知去不的大調理兩日兒出門吃畢茶道。我去罷再來看哥。李桂姐會了吳銀兒。也要來看你哩。西門慶道。你吃了飯去。伯爵道。我一些不吃。揚長出去了。西門慶子是使童童在外請了任醫官來。進房中診了脈。說道老先生。此貴恙乃虛火上炎。醫水下竭。不能既濟。此乃是脫陽之症。須是補其陰。虛方纔好得。此句出任醫之口尚水難生也。說畢作辭起身去了。一面封了五錢銀子。討將藥來吃了。止住了頭暈。身上火可清下。身子依舊還軟。起不來下邊。腎裏越發腫痛。溺尿甚難。比一世如到後晌時分。李桂姐吳銀兒坐了轎子來看。每人兩個盒子進房。與西門慶磕頭。說道多怎的心裡不自在。西門慶道。你姐妹兩個。自恁來看看便好了。怎費心買禮。因說道我今年不知怎的。痰火發的重。李桂姐道。還是爹這節間酒吃的多了。清潔他兩日兒就好了。坐了一回。走到李瓶兒那邊屋裡。與月娘眾人見禮。請到後邊擺茶事。又走來到前邊陪西門慶坐的。說話兒。只見伯爵又陪了謝希大常時節來望。西門慶拿起粥來。扒了半盞就吃了。月娘和李桂姐吳銀兒都在李瓶兒那邊坐的。伯爵問道。李桂姐與銀姐來了。怎的不見。西門慶道。在那邊坐的。伯爵因令來安。你請過來唱一套兒。與你爹聽。此時眾人意也。吳月娘恐怕西門慶不耐煩。攔着只說吃酒哩。不叫過來。眾人吃了一回酒。說道。哥你陪着俺。每坐只怕勞碌着你。俺每去了。你自在側側兒罷。西門慶道。起動列位挂心。三人於是作辭去了。應伯爵走出小院門。叫玳安過來。吩咐你對你大娘說。你就說應二爹說來。你爹面上變色。有些滯氣不好。早尋人看他。大街上胡太醫最治的好痰火。何不使人請他看看。休要耽遲了。玳安不敢怠慢。走來告訴月娘。月娘慌進房來。對西門慶說。方纔應二哥對小廝說。大街上胡太醫看的痰火好。你如何不請他來看看。你。西門慶道。胡太醫前番看李大姐。不濟。又請他。一掌使瓶兒與西門死處一總月娘道。藥醫不死病。佛度有緣人。看他不濟。只怕你有緣吃了他的藥。好了是的。西門慶道。如罷。你請他去。不一時。便摸童兒請了胡太醫來。道有吳大舅來看。陪他到房中看了脈。對吳大舅陳敬濟說。老爹。是个下部蠶毒。若久而不治。半成弱血之疾。所以云迺。是忍便行房。又封了五星藥金。討將藥來吃了去。如石沉大海一般。反弱不出來。胡說也。月娘慌了。打發桂姐吳銀兒去了。又請何老人兒子。何春泉來看。又說是瘡閉便毒。一團勝脫邪火。趕到這下邊來。四肢經絡錢者。又有濕痰流聚。以致心腫不消。封了五錢藥金。討將藥來。越發弄的虛陽舉發。塵柄如鐵。晝夜不倒。比昔增潘金蓮晚夕。不管好歹。還騎在他身上。倒澆蠟燭。掇弄死而復甦者數次。叨荷春泉之到次日。何干戶要來望。先使人來說。月娘便對西門慶道。何大人要來。

看你我扶你往後邊去罷。這邊隔二驕三將一部金瓶梅三人居住花園。不是人待人的。那西門慶點頭兒。于是月娘替他穿上綢衣。和金蓮肩搭攏扶着。方離了金蓮房。往後邊上房鋪下被褥。高枕安頓他在明間炕上坐的。房中收拾乾淨。焚下香。不一時何千戶來到。陳敬濟請他到後邊臥房。看見西門慶坐在病榻上。說道長官我不敢作揖。因問現下可覺好些。西門慶告訴上邊火倒退下了。只是下邊的火還不的。何千戶道此係便毒。我學生有一相識的醫生。又係舍親。昨日新到舍下。乃是山西汾州人氏。姓劉。字橘齋。名八百極。看的好瘡毒。我就使人請他來。看看長官罷。西門慶道多承長官費心。我這裡就差人請去。何千戶吃畢茶。說道長官你耐煩。係重衙門中事。我每日委答應的遞事件。與你不消掛意。西門慶舉手道只是有勞長官了。作辭出門。西門慶這裡隨即差玳安拿帖兒。同何家人請了這劉橘齋來。看了脈。并不便處。連忙上了藥。又封一貼煎藥來。還不見動靜。那日不想鄭愛月兒送了一盒鵝子雛兒。（橘是興陽妙藥妙絕妙絕）一盒巢餅頂皮酥。半轎子來看。進門與西門慶磕頭說道。不知道爹不好。桂姐和銀姐好人兒。不對我說聲兒。兩個就先來了。看的爹遲了。休怪。西門慶道不遲。又起動你費心。又買禮來。愛月兒笑道。甚麼大禮惶恐。因說爹清減的怎樣的。每日飲饌也用些兒。月娘道。用的倒好了。吃不多兒。今日早辰只吃了些粥湯兒。剛纔太醫看了去了。愛月兒道。娘你吩咐姐把鵝子雛兒頓爛一個兒來。等我勸爹進些粥兒。你老人家不吃。怎偌大身量。一家子金山也似靠着你。却怎麼樣兒的月娘道。他只害心口內攔着。吃不下去。愛月兒道。爹你依我說。把這飲饌兒。休懶待吃。須也強吃些兒。怕怎的人無根本。以食為命。就是用的有限。減些兒。不然越發淘氣的身子軟弱了。不一時頓爛了鵝子雛兒。小玉拿粥上來。十香甜臘瓜茄梗菜豆粥兒。這鄭月兒跳上炕去。用蓋兒托着跪在西門慶身邊。一口口喂他。強著精神。只吃了上半盞兒。揀了兩筋兒鵝子雛兒。在口內就搖頭兒不吃了。愛月兒道。一來也是藥。二來還饌與了他五錢銀子。打發他家去。愛月兒踏出門。又與西門慶磕頭說道。爹你耐煩。將息兩息兒。我再來看。你同是新得罷者。（萬月兒與眾人不比及。或者有粉紅膏在內）西門慶不覺昏迷去。月娘家人慌了。都守着看。見吃藥不効。一面請了劉婆子在前邊捲棚內。與西門慶點入澄跳神。（月娘）一面又使小廝往周守備家內訪問吳神仙在那裡。請他來看。因他原相西門慶。今年有嘔血流膿之災。骨瘦形衰之病。責四說也不消問。周老爹宅內去。如今吳神仙見在門外土地廟前。起以玉皇廟歸宿于上地廟爲熱字結然。出着八卦卦。又行醫又占卦。人請他不爭利物。就去看治。月娘連忙就使琴童。把這吳神仙請將來。進房看了。西門慶不似往時雄壯。只見他身體慘慘。勒着手帕。在於牀榻先賸了脈息。說道。老先生是酒色過度。腎水虛竭。各種邪火聚于慾海。致成此病。恐難活療。（一部結）吾有詩八句。說與你聽。只因他。

醉飽行房戀女城  
精神血脉暗消磨  
遺精溺血與白濁  
燈盡油乾腎水枯  
當時枉根歡娛少  
今日翻為疾病多  
玉山自倒非大力  
總是虛醫怎奈何  
月娘見他說治不了了道既下藥不好先生看他命運如何吳神仙掐指尋紋打算西門慶八字說道屬虎的丙寅年戊申月壬午日酉辰時今年戊戌流年三十三歲算命見行癸亥運雖然火土傷官今年戊土來克壬水正月又是戊寅月二戊冲辰怎麼當的雖發財發福難保壽源二句妙絕壽源難保財福何用有四句斷語不好說道  
令已災星公主兵身瘦然重有災厄  
時日告達真太歲  
說是坤山也破眉

精神血脉暗消磨。遺精溺血與白濁。燈盡油乾腎水枯。  
今日翻為疾病多。玉山自倒非大力。總是虛醫怎奈何。  
身瘦然重有炎色  
既下藥不好。先生看他命運如何。吳神仙掐指尋紋打算。西門慶八  
十三歲算命見行癸亥運。雖然是火土傷官。今年戊土來克壬水。正  
福何用  
有四句斷語不好說道。

月娘道：命又不好，請問先生還有解麼？神仙道：白虎當頭喪門坐，命神仙也無解。太歲也難推，造物已定，神鬼莫移。月娘只得拿了一疋布，謝了神仙，打發出門。月娘見求神問卜皆有凶，無吉，心中慌了。到晚，天井內焚香，對天發願：許下兒夫好了，要往泰安州頂上去。眼前看見花子虛武太在，他跟前站立，問他討債。是千古奸雄不堪，又不肯告人，只叫大家陪着他。見月娘眾人一時不在跟前，一把拉着潘金蓮。西門慶此時亦明知道，心內不許，願心已到，與妓者一樣。西門慶自覺身體沉重，要使發昏過去，與分香賣履那金蓮亦悲不自勝。說道：我的哥哥，怕人不肯容我。我是撒發西門慶道：等他來等我和他說。不一時，吳月娘進來，見他二人哭的眼紅紅的，便道：我的哥哥，你有甚話？對奴說幾句兒也是。我和你做夫妻一場，是不能容金蓮情。西門慶聽了，不覺哽咽，不出聲來。又照瓶兒死時囑人光景，說道：我覺得自家好生不濟，有兩句遺言和你說。我死後，你若生下一男半女，你姊妹好好待着，一處居住，休要失散了。惹人家笑話。千古痴人，指着金蓮說：六兒從前的事，你耽待他罷。說畢，可知撒發一事，作者曲曲寫那月娘不覺桃花臉上滾下珍珠來，放聲大哭，悲慟不止。絕無一言，其恨可知。蓋愈急，而月娘愈醋也。已矣，西門慶囑付了吳月娘，又把陳金濟叫到跟前，說道：姐夫，我養兒靠兒，無兒靠婿。反刺後文寫姐夫就是我的親兒一般。奸雄回首茫茫，我若有些山高水低，你發送了我入土。如此，好歹一家一計，幫扶着你娘兒，每遇日子，休要叫人笑話。如此又分付我死後段子鋪是五萬銀子本錢，有你喬親家爹那邊多少本利都找與他教傅夥計，把貨賣去，將銀生息，休要開了。結段子鋪，賣四絨線鋪，本銀六千五百兩，結絨線鋪六千五百兩。吳二舅紡絨鋪，是五千兩，結紬絨鋪五千兩。都去盤了貨物，收了來家，再三討了批來，也不消做了口教應。二叔拿了別人家做壽，龜李三黃四身上，還欠五百兩本錢一百五十兩，利錢未算。連利六百討來，發送我。你只和傅夥計守着家門。這兩個鋪子龜印子鋪中用銀二萬兩，結印子鋪，生藥鋪五千兩，結生藥鋪。韓縣計來，保松江船上四千兩，一千開了河。你早起身往下邊，接船去接了來家，賣了銀子，交進來。你娘兒每盤纏已算定五千兩，據此處見西門老奸與前邊劉學官還少我二百兩。二百華王簿，少我五十兩，五十門外徐四鋪內還欠我本利三百四十兩，三百四十兩以

上共計八萬七千七百四十兩。然則西門氏之富亦不過十萬餘耳。達造如此之孽，可畏哉！都有合同見在。上緊使人催去。到日後對門并獅子街兩處房子都賣了罷。只怕你娘兒們顧攏不過來。豈知顧攏不過娘兒們來。可嘆可笑。說畢哽哽咽咽的哭了。奸雄末路同陳散濟道。爹囑付兒子。都知道了。不一時傅夥計甘夥計吳此一付眼淚。

二舅黃四崖本都進來看視。問安西門慶一一都分付了一遍。眾人道：「你老人家寬心，不妨事。」日來問安看者也有許多。中餘熱，見西門慶不好的沉重，皆嗟嘆而去。過了兩日，月娘痴心只指望西門慶還好。誰知天數注定，三十三歲而去。孝哥幸而碩果猶存。

到了正月二十一日，明興而陰晦，除君子進而小人死矣。五更時分，相火燒身，變出風來，聲若牛吼。一般喘息了半夜，挨到巳牌時分，嗚呼哀哉，斷氣身亡。正是三寸氣在千般用，一日無常萬事休。古人有幾句格言說得好：

為人多積善不可多積財積善成好人積財惹禍胎石崇當日富難免殺身災鄧通飢餓死錢山何用哉今人非古比心地不明白只說積財好反笑積善采多少有錢者臨了沒棺材此數語與醉飽行房一律相對彼是結色此是結財章法井井與開講一詩四成語相對而二八佳人一絕又是與舞君歌扇一絕前後板排又是一般章法

并成此差  
錯伍之致

板去。剛纔打發去了。不防忽一陣就害肚裡疼。急撲進去床上。倒下就昏暈不省人事。孟玉樓與潘金蓮孫雪娥都在那邊屋裡。七手

八脚替四門慶戴唐小裝折穿衣服忽聽見小玉來說俺娘跌倒。在床上慌的玉樓李嬌兒就來問視月娘手按着害肚內疼就知道決撒了。玉樓叫李嬌兒守着月娘他就來使小廝快請蔡老娘去。玉樓寔終李嬌兒又使玉簫前邊叫如意兒來比及玉樓回到上房

裡而不見了李嬌兒原來李嬌兒趕月娘昏沉房內無人箱子開着暗暗拿了五錠元寶往他屋裏去了。手中掌將一搭紙見了玉樓只說尋不見草紙我往房裡尋草紙去來那玉樓也不留心且守着月娘掌鴆子伺候見月娘看看冷的緊了不一時蔡老娘到了。蔡

時生下一個孩兒來。這屋裡裝柳西門慶停當。內縫沒氣兜。一句緊接一句。所以必孝哥為西門化身也。合家大小放聲號哭。這邊蔡老娘收裏孩兒。剪去臍帶。煎定心湯。與月娘吃了。伏侍月娘暖炕上坐的月娘。與了蔡老娘二兩銀子。蔡老娘嫌少。說道。養那個哥兒。賞了我。

多少還與我多少衣服首飾。這位哥兒是大娘生養的。月娘道比不得當時有當家的老爹在此。頭傷心煞人。如今沒了老爹。將就收了罷。寺光三來再與你一兩。沈是了。那蔡老娘道。還賞我一套衣服。把罷。月娘睡醒過來。看首子大開着。裏面玉肅真

肉。我便昏了。你也昏了。箱子大開着。怎亂烘烘人走。就不說鎖鎖兒。王簫道。我只說娘鎖了箱子。就不會看見。于是取鎖來鎖。王樓見月艮房心。就不肯立也。這里。走出對着金蓮說。原來大旦且且。怎樣死了。王樓已未下口。李喬兒。之前

月如水，就在他屋裡，收拾着。這時，外房女傭，都來打聽。一日，就取筆走過來，有志志，列不知。李如兒已借了五錠元寶，在屋裡去了。當下吳二舅責四往，尚推官家，賣了一付棺材板來。叫匠人解鋸成櫈。眾小廝，把西門慶抬出，停在大廳。

上請了陰陽先生來批書不一時吳大舅出來了吳一舅母說者在前廳熱着火燒燭畫蓋上紙初設於香煙几席來安死等

打聽。徐先生看了手說道：正辰時斷氣，合家都不犯凶。請閔月娘三日大殮，擇二月十六破土，三十出殯。有四七多日子，一面管待。徐先生去了，差人各處報喪，交牌印往荷千戶家去。家中披孝搭棚，真不必細說。到三日，請僧人念到頤慶，送出來。送喪去。送來大小，都

宋  
不披麻帶孝。女婿陳敬灣斬哀泣杖。亦非靈前選禮。月娘在暗房中出不來。李嬌兒與玉樓陪侍堂客。潘金蓮管各庫房收祭桌。孫雪娥  
禮  
率領家人媳婦在厨下打發各項人茶飯。專夥計吳二舅管帳。首四官宰張求興管厨。吳大舅與甘夥才管寺人。各一樣諸人辦事只

真是蔡老娘來洗了。三月娘與了一套綉緝衣裳。打發去了。就把孩子起名呼孝哥。免得送些喜慶。親隣與眾街坊鄰舍都說西門慶大官人正頑眼上了一个墓坑。就與坐了同日同寺。一頂棺槨。一頂生口。之間相隔不遠。這事一傳。二傳。三傳。

且說應伯爵聞知西門慶沒了。走來吊孝哭了一回。吳大舅一舅。正在捲棚內看着。與西門慶傳影。伯爵走來。與眾人見禮。說道：「有事敢勞。不口。」說了。做夢反知。是青州良。事。說了。走來。說道：「這事。」

你做夢不知是沙一瓶兒死。那時月如玉兒是大舅傳道金妹明房出來如此這般就是向日添了個女兒伯爵懼然道二子有這等事也罷也罷哥有了個後代這家當有了主兒了。然則此時無忘後陳敬濟穿着一身重孝走來。與伯爵磕頭。伯爵道姐夫姐姐

大舅怕你急了。你娘兒無是外，兜了家事。凡事要仔細。有事不可自家專講。陪你二位老舅。主張不該。我說你年幼事體還不大十分歷練。一結冤獄。吳大舅道：二哥你沒的說。我自也有公事。不得閒兒有他娘在。又見大舅底裡人情如此。伯爵道：好大舅。雖故有嫂子。外邊

事定處理白還是老實主張自古沒見不生沒舅不長一个嫡親娘舅比不的别人你老人家就是个正主兒甚麼話不好說比誨媒娘何如前伯爵且說敬濟請問大舅發引日期沒有吳大舅道擇二月十六日破土三十日出殯也在四七之外不一時徐先生來

到祭告入殮。將西門慶裝入棺材內，用長命釘釘了。安放停當，題了銘旌，誥封武畧將軍西門公之柩。草敍來一  
事不<sub>少却冷落之甚</sub>，那日何千戶來弔孝靈，霽享大翼頭伯爵陪侍吃茶。問了發引的日期，何千戶分付手下該班排軍，原答應的一個也不許動，都在這裡伺候。

直過發引之後方許回衙門當差。又委兩名節級管領如有違悞。呈來重治。又對吳大舅說如有外邊人拖欠銀兩不還者。老舅只管說來。學生即行追治。古道為西門素日放帳弔孝事。到衙門裡。一面行文開缺申報。東京本衛去了。話分兩頭。却說來爵春鴻司李三。

一日到兗州察院投下了書禮。宋御史見西門慶書上要討古董批文一節說道：「你早來一步便好。昨日已都派出各府置辦去了。尋思間又見西門慶書中封着金葉十兩。又不好違阻了的。便留下春鴻來爵李三在公廨駐劄。隨即差快手拿牌趕回東平府比文來。」

封回與春鴻書。令人眼淚盈把。又與了一兩路費。方取路回清河縣往返。十日光景。福運遲。走進城。就聞得路上人說西門大官人死了。今日三日。家中念經做齋哩。這李三就心生奸計。路上說起來。爵春鴻將此批文按。只說宋老爺沒與來。咱每快投到大街張二老爺那裡去罷。你二人不去。我每人與你十兩銀子。到家隱住。不掌出來就是了。曲盡人情。是小人故態。那來爵見財物。倒也肯了。只春鴻不肯。口裡含糊應諾。到家見門首挑着紙燈。僧人做道場。親朋弔喪者。不計其數。這李三就分路回家去了。來爵春鴻見吳大舅陳

敬濟磕了頭。問討的批文如何怎的。李三不來。那來爵欲說不曾。這春鴻把宋御史書。連批都拿出來。遞與吳大舅。恐把李三路上與的十兩銀子。說的言語如此這般。叫他隱下休拿出來。同他投往張二官家去。小的怎敢忘恩負義。直照尚貞外徑奔家來。吳大舅一面走到後邊。告訴月娘。這個小的兒就是個知恩的。而李三這些短命。見姐夫沒了幾日。就這樣壞心。因把這件事。就對應伯爵說。是大舅人情。如此。伯爵是大舅作用。李智黃四借契上本利。還欠六百五十兩銀子。趁着剛纔何大人分付。把這件事寫紙狀子。呈到衙門裡。叫他替俺追這銀子來發送姐夫。他同察間。自恁要做分上。這些事兒。莫道不依。伯爵慌了。說道。李三却不該行此事。老舅快休動意。人情又如此。等我和他說罷。于是走到李三家。請了黃四來。一處計較。說道。你不該先把銀子遞與小廝。倒做了管手。你狸打不成。倒惹了一屁股臊。如今恁般恁般。要拿文書到刑所告你每哩。常言道。官官相護。何況又同察之間。你等怎識得的他過。依我不如悄悄送二十兩銀子。與吳大舅只當兗州府幹了事來了。我聽得說。只送錢糧。他家已是不做了。把這批文難得鑿出來。咱投張二官那裡去。能你每二人再湊得二百兩少了。也拿不出來。再備辦酒筵一桌。一者祭奠大官人。二者交這銀子與他。另立一紙契。你往後有了買賣。慢慢還他。就是了。這個一舉兩得。又不失了人情。有個始終。黃四道。你說的是。李三哥。你幹事忒慌速了些。真个到晚。黃四同伯爵送了二十兩銀子。到吳大舅家。如此這般討批文。一節累老舅張王張王。這吳大舅已聽見他妹子說不做錢糧。何況又黑眼見了白晃晃銀子。如何不應承。於是收了銀子。人情又如此。一路寫來。令人不禁淚眼。到次日。李智黃四備了一張祭桌。猪首三牲。二百兩銀子。來與西門慶祭奠。吳大舅對月娘說了。拿出舊文書。從新另立了四百兩一紙契。饒了他五十兩餘者。叫他做上買賣。陸續交還。把批文交付與伯爵手內。同往張二官處。合夥上納錢糧去了。人情又不在話下。正是金逢火煉方知色。人與財交便見心。有詩為証。

連會從來有轉移，十年事口依稀。  
堪嗟海上尋芳艤，半似糊涂半似癡。

曰抱柱立時風細細。繞廊行處思騰騰。  
分明窗下閑裁剪。敲遍闌干喚不應。  
青田朴隱抄卷而  
達處原稿半夜燈  
話說西門慶死了。首七那日。却是報恩寺。十六眾僧人做水陸。報恩乃孝字也。孝哥出見首七固應是他做這應伯爵。約會了謝希大花子繇。祝寶念孫天化。常峙節白賛光。七人坐在一處。搬開雲裡守。為官花子自爵先開口。說太官人沒了。今一七光景。你我相交一場。當時也曾吃過他的。也曾用過他的。也曾使過他的。也曾錯過他的。今日他死了。莫非推不知道。推不知道妙絕莫非二字更妙洒土也。睡後人眼睛兒。數語為此二字他就到五關王跟前。也不饒你。我此二句乃是謊言。若不我如今這等算計你。我各出一錢銀子。七人共湊上七錢。辦一桌祭禮。買一副軸。再求水先生作一篇祭文。抬了去。水加一鼎為水。用水先生作文。大官人靈前祭奠。祭奠少不得還討了他七分銀子。一條孝絹來。黃綢冰也。自與裝軒冷熱不同。

算到此方。這個好不好。眾人都道哥說的是當下每人湊出銀子來。交與伯爵。支備祭物。停當。買了軸子。央水先生做了祭文。這水秀才平日也同這應伯爵這起人。與西門慶乃小人之朋。於是暗含着譏刺。作就一篇祭文。伯爵眾人把祭祀抬到靈前擺下。陳敬濟穿孝在旁還禮。伯爵為首。各人上了香。人人都粗俗。那裏曉得其中滋味。浇了奠酒。顧把祝文宣念。其文略曰。

故錦衣西門大官人之靈曰。維靈生前樸直秉性堅剛。軟的不怕硬的不降。是烏常濟人以點水恒助人以精光。作為囊篋頗厚氣概  
軒昂。狡猾之極罵。逢樂而舉。遇陰伏降。狡猾之極罵。錦襡隊中居住。齊腰庫裡收藏。狡猾之極罵。盡體內者。鳥人而已未必有此而子亦何敢借此罵人但  
也若以子為借詞有意則吾豈敢覺其詞意雙關焉。寫出以為一笑。有八角而不用撓掘。逢虱蠶而豎癢難當。伯爵輩所為蟲蟲也受  
伯爵輩所為蟲蟲也受柳曾在謝館而猖狂。正宜擰頭活腦。久戰款場。海者視此文當何如世之時勇鬥狠死而無胡為。惟一疾不起之殃。見今你便長着你腳子去了。丟下小  
子輩。如班鳩斷脚。倚靠何方。難上他烟花之寨。難靠他八字紅牆。妙再不得同席而畏軟玉。再不得並馬而傍溫香。撇得人垂頭落  
眾人祭畢。陳濟敬下來。還禮請去。捲棚內三湯五割。管待出門不題。且說那日院中李家虔婆聽見西門慶死了。鋪定計備了一張祭  
果。使了李桂卿李桂姐坐轎子來上紙。平問月娘不出來。都是李嬌兒孟玉樓在上房管待。李桂卿桂姐悄悄對李嬌兒說。俺媽說  
人已死了。你我院中人守不的這樣貞節。自古千里長棚沒個不散的筵席。教你手裡有東西。悄悄教李銘稍了家去防後。你還怎樣。  
常言道。揚州雖好。不是久戀之家。不拘多少時。也少不的離他家門。那李嬌兒聽記在心。不想那日韓道國妻王六兒亦備了張祭桌  
喬素打扮坐轎子來。與西門慶燒紙。在靈前擺下祭祀。只顧站着。站了半日。白沒個人兒出來陪侍。原來西門慶死了。首七時分就把  
王經打發家去不用了。月娘險而狠小廝每見王六兒來。都不敢進去。說那來安兒不知就理。到月娘房裡向月娘說。韓大嬸來與爹上紙。  
在前邊站了一日了。大舅使我來對娘說。這吳月娘心中還氣忿不過。僅喝罵道。怪賊奴才。不與我走。還來甚麼。曾大嬸。毛大嬸。賊狗  
養漢淫婦。把人家弄的家敗人亡。父南子北。逃妻散的。還來上甚麼紙。一頓罵的來安兒摸門不着。來到靈前。吳大舅問道。  
對後邊說了不曾。來安兒把嘴都合着不言語。問了半日。纔說娘稍出四馬兒來了。這吳大舅連忙進去。對月娘說。姐姐。你怎麼這等  
的快休了舒口。自古人惡禮不惡。他男子漢領着咱。多的本錢。你如何這等待人。好名兒難得。快休如此。你就不出去。叫二姐姐三  
姐姐好好待他出去。也是一般做甚麼怎樣的。那人說。你不是那月娘見他哥。這等說方不言語。良久。又是良久。可想。孟玉樓出來還了禮。  
陪他在靈前坐的。只吃一鐘茶。婦人也有些省口。就坐不住。隨即告辭去了。為拐財安根見雖是道國有心。亦是月娘真朴毒人哉。

誰人汲得西江月，難免今朝一面羞。

難免今朝一面羞。

誰人汲得西江月  
難免今朝一面差  
那李桂卿桂姐吳銀兒都在上房坐着。見月娘罵韓道國。老婆淫婦長淫婦短砍一株損百枝。兩個就有些坐不住。未到日落就要家去。隨手月娘再三留他。姐兒兩個晚夕夥計每伴宿。你每看了提偶明日去罷。留了半日。桂姐銀姐不去了。先打發他姐姐桂卿家去。收拾月娘再三留他。姐兒兩個晚夕夥計每伴宿。你每看了提偶明日去罷。留了半日。桂姐銀姐不去了。先打發他姐姐桂卿家去。到了晚夕。僧人散了。果然有許多街坊夥計。王管喬太戶。吳大舅。吳二舅。沈姨夫。花子繇。應伯爵。謝希大。常崎節。會中三人帶也有二十餘人。叫了一起。偶戲在大捲棚內擺設酒席。伴宿提演的是孫榮孫蕙。叔狗勸夫戲文。予言禮殺狗記而作此處可見蓋持為熟結文字一結。堂客都在靈旁廳內圍在帳屏放下簾來。擺放桌席。朝外觀看。李銘晏蕙在這裡答應晚夕。也不家去了。不一時。眾人都到齊了。祭祀已畢。捲棚內點起燭來。安席坐下。打動鼓樂。戲文上來。直搬演到三更天氣。戲文完了。原來陳敬濟自從西門慶死後。無一日不和潘金蓮兩個嘲戲。或在靈前溜眼。帳子後調笑。絕妙行於是趕人散一亂衆堂客都往後邊去了。小廝每都收家活各去安放。潘金蓮暗中扯敬濟一。把說道我兒你娘今日成就了你罷。趁大眾已往邊。咱就往你屋裏去。能敬濟聽了得不的一聲。先往前邊開門去了。婦人黑影裏抽身鑽入他房內。裏不答話。婦人不詳解開褲子。褲子也仰卧在炕上。雙乳飛肩。叫陳敬濟好要。婦人正是色胆如天。怕甚事。寫幅雲雨百年情。真個是

二載相逢。一朝配偶。數年姻眷。一旦和諧。一個柳腰款擺。一個玉蓮忙含耳邊訴雨意。雲情枕上說山盟。海誓。蠶蝶採姬。拂弄百十般狂雨羞雲嬌媚施逞。千萬態一個不住叫親親。一個摟抱呼達達。得多少柳色乍翻新樣綠。化容不減舊時紅。始也金蓮還在被窩裡未起來。從窗眼裡張看見婦人被擁紅雲。粉腮印玉說道好官庫房的。這咱還不起來。今日喬親家爹來上察。大娘分付把昨日擺的李三黃四家那祭桌收進來罷。你趕些起來且擎鑰匙出來。與我婦人連忙叫春梅擎鑰匙。敬濟敬濟先叫春樓上開門去了。婦人便從窗眼裡遞出舌頭。噏了一回。正是傅多少脂香。滿口涎空。薰甜唾頤。心溢肺肝。有詞為証。

恨杜鵑聲透珠簾心似針箋。情似膠粘。我則見笑臉脂寫愁粉淡瘦損春纖質。鬢亂青鬟翠。細睡顏酡玉減紅添。檀口曾沾到如今唇上猶香。想起來口內猶甜。以上寫而王之詞屢屢矣此又寫一  
正舌作者之才真是千伶百俐矣

良久春梅樓上開了門。敬濟往前邊看搬祭祀去了。不一時喬大戶家祭來擺下。喬大戶許多親戚。靈前祭畢。吳大舅二舅甘夥。請陪侍。請至捲棚內。管待。李銘吳惠彈唱。那日鄭愛月兒家也來上紙吊孝。月兒後史是與月娘俱令玉樓打發了孝禮來。姐不同道者月娘後史是與月娘俱令玉樓打發了孝禮來。

李銘坐至晚方散。到二月初三日，西門慶二七，玉皇廟吳道官十六眾道女，在家念經做法事。那日衙門中何千戶作創約會了劉薛二內相周守備荆統制張團練雲指揮等數員武官，合着上了壇祭上祭送殯之禮也。月娘這裡請了喬大戶吳大舅應伯爵來陪侍。李銘吳蕙兩個小優兒彈唱，捲棚賓待去。閑話不必細說。到晚夕念經送亡月娘今日方得如願。分付把李瓶兒靈床蓮影抬出去一把火燒了。將箱籠都搬到上房堆放。久矣想其體已又得了如意兒迎春收在後邊女兒房內使喚。其意將李瓶兒那邊房門一把鎖鎖了。可見正是畫棟雕梁，猶未改。當前不見痴心客。寫月娘真二十分狠。有詩為證：

月色不知人未  
睡。——  
一、種相思兩樣愁。  
二、裏玉臺下水悠悠。

一種相思兩樣愁。月色不知人事改，  
華堂空自音音散，空自音音散。前導東西與他。

夜深還到粉牆頭  
直到家又來答應當

開交了龜須得幾十兩遞羞錢。吳太舅居着高堂，不敢張。大舅如此相講了半日。叫月娘把他房中衣服首飾箱籠床帳家涼盡與他。打發出門。只不與他元宵燒春兩個頭去。李嬌兒生死要這兩個頭。月娘生死不與他說道你到好買良為娼。一句慌了鵝子。就不敢開言。愛做笑吟吟臉兒。同鵝子拜辭了月娘。李嬌兒坐轎子抬的往家去了。看官聽說院中唱的以賣俏為活計。將脂粉作生涯。早辰張風流晚夕李浪子。前門進老子。後門接兒子。棄舊怜新見錢眼開。自然之理。饒君千般貼戀。萬種牢籠。還鎖不住他心猿意馬。不是治時偷食抹嘴。就是死後壞閑難門。不拘幾時。還吃舊鍋粥去了。正是蛇入洞中曲性在鳥出籠輕便飛騰。有詩為證。

堪笑烟花不久長。

洞房夜夜換新郎。

兩隻玉腕千人枕。

一點朱唇萬客香。

造就百般嬌艷態。

生成一片假心腸。

饒君總有牢籠計。

難保臨時思故鄉。

月娘打發李嬌兒出門。哭了一場。眾人都在旁解勸。潘金蓮道。姐姐罷休煩惱了。常言道娶淫婦養海青食水不到想海東。金蓮此語這個都是他當初幹的營生。今日叫大姐姐這等惹氣。家中正亂着。忽有平安來報。巡捕蔡老爺來了。在廳上坐着哩。我說家老爺沒了。他問沒了幾時了。我回正月二十一日病歿。到今過了五七。他問有靈沒靈。我回有靈在後邊供養着哩。他要來靈前拜拜。我來說對娘說。月娘吩咐教姐大出去見他。不一時陳敬濟穿孝衣出去拜見了蔡御史。良久後邊收拾停當。請蔡御史進來。西門慶靈前參拜了。月娘穿着一身重孝出來回禮。月娘再不交一言就讓。月娘說夫人請回房。又向敬濟說道。我昔時曾在府相擾。今差滿回京去。故來拜謝。不期作了故人。便問甚麼病症。陳敬濟道是痰火之疾。蔡御史道可傷可傷。即喚家人上來。取出兩疋杭州綢。一雙城襪。四尾白絲四疋。說道這些微禮。權作奠儀。龍不勝。又拿出五十兩一封銀子來。這個是我向日曾貸過老先生些厚惠。今積了些俸資奉償。以全終始之交。傷心之甚 分付平安道。大官交進房去。敬濟道。老爺忒多計較了。月娘說請老爺前廳坐。蔡御史道也不消坐了。拿茶來吃了一鍾就是了。左右須臾拿茶上來。蔡御史吃了。即時起身轉去了。月娘得了這五十兩銀子。心中又是那懽喜。又是那慘感。千古傷心事寫來 又在此二句想有他在時似這樣官員。來到肯空放去了。又不知吃酒到多早晚。今日他伸着脚子空有家私。眼看着就無人陪侍。正是

人得交游是風月。

天開圖畫即江山。

話說李嬌兒到家。應伯爵打聽得知。報與張二官知。就拿着五兩銀子來。請他歇了一夜。原來張二官小西門慶。一歲屬兔的。三十二歲了。李嬌兒三十四歲。度婆婆六歲。現說二十八歲。教伯爵瞞着。使了三百兩銀子。娶到家中做了二房娘子。祝實念孫寡嘴。依舊領着王三官兒。還來李家行走。與桂姐打熱不在話下。桂姐見乾親娘成虛句 伯爵李三黃四借了徐內相。五千兩銀子。張二官出了五千兩。做了東平府古器。這批錢糧。送日寶馬太車在院內擺設。張二官見西門慶死了。又打點了上千兩金銀。往東京尋了樞密院鄭皇

親人情。對堂上朱太尉說要討提刑所。西門慶這個缺。家中收拾買花園。蓋房子。應伯爵無日不在他那邊超奉。把西門慶家中大小之事。盡告訴與他。說他家下還有第五個娘子。潘金蓮。排行六姐。生的上畫兒。般標致詩詞歌賦。諸子百家。折牌道字。雙陸象棋。無不通曉。又寫的一筆好字。彈得一手好琵琶。今年不上三十歲。比唱的還喬。是不堪說的那張二官。心中火動。巴不得就要了。他便問道。莫非是當初賣坎餅的武大郎那老婆麼。伯爵道。就是他。被他占來家中。今也有五六年光景。不知他嫁人不嫁。張二官道。累你打聽。待有嫁人的聲口。你來對我說。等我娶了罷。伯爵道。我身子裏有個人在他家做家人。名來許兒。等我對他說。若有出嫁聲口。就來報。我知道難得你娶過他這個人來。家也強似娶個唱的。當時西門大官人在時。為娶他不知費了許多心。大該物各有主。也說不的。只好有福的匹配。你如今有了這般勢耀。不得此人同享榮華。杜自有許多富貴。我只叫來爵兒。密密打探得有嫁人的風縫兒。憑我甜言美語。打動春心。你却用幾百兩銀子。娶到家中。儘你受用便了。以伯爵結十弟兄 胡秀才來。被韓道國帶酒罵了幾句。說這不知在那裡吃酒。吃到這時才來。口裡噴出來的酒氣。客人到先來了。這半日你不知那裡來。我到明日定和你算帳。那胡秀才把眼斜瞅着他。走到下邊口裏喃喃內內說。你罵我。你家老婆在家裡仰揷着。掙你在這裡合逢着去。完裡老爺包着你家老婆。有的不值了。纔交你領本錢出來做鹽貢賣。你在這裡快活。你老婆不知怎麼受苦。掙得人不化白出你來。你落得為人就勾了。着此者所以結住苗青使道國拐財而去不好再往一段揚州拐騙楚雲也。翠墨周旋之至宜明文哉。 對王二兒

昔年意義似金闕。

百樣超承不等閒。

今日西門身死後。

紛紛謀妾唆人眼。

第八十一回 韓道國拐財違遁

湯來保欺主背恩

詩燕入非傍舍

鷗歸祇故池

斷橋無復板

臥柳自生枝

曰遂有山陽作

多愁鮑叔知

素交零落盡

白首淚雙垂。

話說韓道國與來保。自從拿着西門慶四千兩銀子。江南置買貨物。到了揚州。抓尋苗青家內宿歇。苗青見了西門慶。手札想他活命之恩。盡力趨奉。又討了一個女子。名喚楚雲。西門雨雲不盡之孽也 養在家裡。要送與西門慶。以報其恩。韓道國與來保兩個。且不置貨。成日尋花問柳。飲酒宿娼。到初冬。氣景物蕭瑟。不勝旅思。方才將銀往各處置買布疋。裝在揚州苗青家安下。待貨物完。起身。就同王海峰來了。萬數人如畫以至日落時分。胡秀才來。被韓道國帶酒罵了幾句。說這不知在那裡吃酒。吃到這時才來。口裡噴出來的酒氣。客人到先來了。這半日你不知那裡來。我到明日定和你算帳。那胡秀才把眼斜瞅着他。走到下邊口裏喃喃內內說。你罵我。你家老婆在家裡仰揷着。掙你在這裡合逢着去。完裡老爺包着你家老婆。有的不值了。纔交你領本錢出來做鹽貢賣。你在這裡快活。你老婆不知怎麼受苦。掙得人不化白出你來。你落得為人就勾了。 着此者所以結住苗青使道國拐財而去不好再往一段揚州拐騙楚雲也。翠墨周旋之至宜明文哉。

坊嚴四郎。嚴者從上流坐船而來。往臨江接官去。看見韓道國舉手說。韓西樵。你家老爺從正月間沒了。說畢船行得快。就過去了。不來保必。這韓道國聽了此言。遂安心在懷。看着來保。不說。不想那時河南山東大旱。赤地千里。田蠶荒蕪不收。棉花布價一時踊貴。每疋布帛加三利息。各處鄉販都打着銀兩。遠接在臨清一帶馬頭。迎着客貨而買。韓道國便與來保商議。船上布貨約四千餘兩。見今加三利息。不如具賣一半。又便宜鈔關納稅。就到家發賣。也不過如此。遇行市不賣。誠為可惜。來保道。夥計所言雖是誠恐賣了一時到家。惹當家的見怪。如之奈何。韓道國便說。老爺見怪都在我身上來。保強不過他。就在馬頭上發賣了。一千兩布貨。韓道國說雙橋遇看坡的。張安推着車輛酒水食盒。是新坡正出南門。看見韓道國便叫。韓大叔你來家了。韓道國看見他帶着孝。問其故。張安說老爺死了。明日三月初九日是斷七。大娘交我拿此酒米食盒。往墳上去。明日與老爺燒紙。這韓道國聽了。說可傷可傷。果然路上行人口似碑。話不虛傳。打頭口逕進城中。到了十字街上。心中算計。且住。善惡有心要往西門慶家去。況今他已死了。天色又晚。不如且歸家。停宿一宵。和渾家商議了。明日再去不遲。于是和王漢。打着頭口。逕到獅子街家中。一人下了頭口。打發趕脚人回去。叫開門。王漢搬行李。馱垛進入堂中。老婆一面迎接入門。拜了佛祖。王六兒替他脫衣坐下。頭點茶吃。韓道國先告訴往回一路之事。道我在路上。鵝子只顧說。鵝子便扯出他院子裡。說胡官人你醉了。你往房裡睡去罷。那胡秀大喫小喝。不肯進房。不料韓道國正陪眾客商在席上吃酒。聽見胡秀口內放屁。辣勝心中大怒。走出來踢了他兩腳。罵道。野畜生。我有了五分銀子。催你一日。怕尋不出人來。即時趕他去。那胡秀那裡肯出門。在院子內聲叫起來。說道。你如何赶我。我沒壞了管帳事。你倒養老婆。倒趕我看我。到家說不說。被來保勸住。韓道國一手拉他過一邊。說道。你這狗骨頭。原來這等酒硬。那胡秀道。保叔。你老人家休官他。我吃甚麼酒來。我和他做一做。被來保推他往屋裏推覺去了。正是。

酒不醉人人自醉。色不迷人人自迷。

來保打發胡秀房裡睡去。不題。韓道國恐怕眾客商笑。所以一去不復來。後雖敗露。終歸臨清。不和來保席上觥籌交錯。遞酒開笑。林彩虹小紅姊妹二人。并王玉枝兒三個唱的。彈唱歌舞花攢錦簇行令。猜枚吃至三更方散。次日韓道國要打胡秀。胡秀說小的通不曉一字。既下一波。道國被箠責。做好做歹。勸住了話。休饒舌。有日貨物置完。打包裹載上船。想苗青討了送西門慶的那女子楚雲。忽生起病來。動身不得。夢也。苗青說等他病好了。我再差人送了來。罷。打點了些人事禮物。抄寫書帳。打發二人并胡秀起身。王玉枝并林彩虹姊妹少不得置酒。馬頭作別。錢行。從正月初十日起身。一路無詞。一日到臨江閘上。這韓道國正在船頭站立。忽見街

上撞遇嚴四哥與張安。纔知老爺死了。好好的怎的就死了。王六兒道。天有不測風雲。人有暫時福。誰人保得無常。韓道國一面把馱垛打開。取出他江南置的許多衣服細軟貨物。并那一千兩銀子。一封一封。都放在炕上。老婆打開看。都是白光光雪亮銀兩。便問這是那里的。韓道國說。我在路上聞了信。就先賣了這一千兩銀子來了。又取出兩包體已銀子一百兩。因問老婆。我去後。家中他也看顧你不曾。王六兒道。他在時刻也罷了。輸心如今你這銀子還送與他家去。韓道國說。正是要和你商議。咱留下些。犯一半。與他如何。老婆道。你這慢奴材料。這遭再休要侵了。前番不侵持如何如今他已是死了。這裡無人。咱和他有甚瓜葛。不爭你送與了一半。方他招船弟矣。留幾兩銀子與他。就交他看守便了。等西門慶家人來尋你。只說東京咱孩兒那裡。愁咱家太師府中尋咱們去。老爺處死人矣。西門官人常常以就尋去。你我也不怕他。韓道國說。爭奈我受大官人好處。怎好變心的。沒天理了。直透一百回此處連鵝兒得此一房人情如此兄弟亦有用處。真令人哭之失也。老道。向古有天理。到飯吃哩。他占用着老娘。使他這幾兩銀子不差甚麼。當亦無解想着他孝堂裏。我到好意備了一張揜桌三牲。往他家燒紙。他家大老婆那不賢良的淫婦。半日不出來。在屋裡罵的我好訕的。我出又出不來。坐又坐不住。落後是第三個老婆出來。陪我坐。我不去坐。就坐轎子來家。看着他這個情面。我也該使他這幾兩銀子。此處却入月娘之失見西門慶愚使月娘去了。船不知在那裡。以東京嚇之。這陳敬濟回月娘。不放心。使敬濟騎頭。往河下尋船。思其夫之言。遲矣。月娘死何以對西門。去了。一日到臨清馬頭船上。尋着來保船隻。來使問韓夥計。先打了一千兩銀子。盤纏。那二鵝鬼千肯萬肯。不肯說。哥嫂只顧去。等我打發他。這韓道國就把王漢小郎并兩個丫頭。也跟他帶上東京去。僱了二大輛車。把箱籠綿軟之物。都裝在車上。投天明出西門。趕上東京去了。自苗青處來。想是算明。正是前報而去可嘆可嘆。

撞碎玉龍飛彩鳳。

頓開金鎖走蛟龍。

這里韓道國夫婦。東京去了。不題。單表吳月娘。次日帶孝。同孟玉樓。潘金蓮。西門大姐。奶子如意兒。女婿陳敬濟。往墳上與西門慶燒紙。張安就告訴月娘。昨日撞見韓大叔回來一節。月娘道。他來了怎的。不到我家來。只怕他今日來。在墳上剛燒了紙。坐了沒多回。老早就起身來。家叫陳敬濟。往他家叫韓夥計。去問他船到那里了。初時到着不聞人言。次則韓二出來。說俺姪女兒。東京望了哥娘去了。船不知在那裡。報應如此這陳敬濟回月娘。不放心。使敬濟騎頭。往河下尋船。思其夫之言。遲矣。月娘死何以對西門。去了。一日到臨清馬頭船上。尋着來保船隻。來使問韓夥計。先打了一千兩銀子。盤纏。那二鵝鬼千肯萬肯。不肯說。哥嫂只顧去。等我打發他。這韓道國就把王漢小郎并兩個丫頭。也跟他帶上東京去。僱了二大輛車。把箱籠綿軟之物。都裝在車上。投天明出西門。趕上東京去了。自苗青處來。想是算明。正是前報而去可嘆可嘆。

殺原來連我也瞞了。怪道路上定要賣這一千銀子貨。乾淨要起他心正。是人面咫尺心隔千里。這來保聽西門慶已死也安心要和他一路把敬濟小夥兒引誘街頭上。客唱店中歌樓上飲酒。敬濟不經事出請表子頑偷暗船上搬了八百兩貨物。却在店家房內。封記了一門關上納了稅。放船過來。在新河口起腳裝車。往清河縣裡來。家中東廂房卸下。自從西門慶死了。獅子街綠綿店已關了。對面緞鋪甘夥計。崔本賣了銀兩都交付明白。作辭歸家去了。去了房子也賣了。上有門首鮮當生藥鋪。敬濟與傅夥計開着。原來這來保妻蕙祥有個五歲兒子。名僧寶兒。韓道國老婆王六兒。有個侄女兒四歲。二人割盟做了親家。家中月娘不知道。這來保交卸了貨物。就把這事情都推在韓道國身上。說他先賣了二千兩銀子來家。又輕輕送了一千月娘一罵之失為何。那月娘再三使他上東京。問韓道國銀子下落去。他一頓話道。咱早休去一個太師老爺府中。誰人敢到沒的招是惹非。得他氣來尋你。咱家念佛到沒的招惹武子頭上燒。月娘道。翟九家也虧咱家替他保親。莫不看些分上兒來保道。他家大兒見在他家得時。他敢只獲他娘老子。莫不護咱不成。出妻獻子之心。至此水冷西門雖死。月娘實與其諒。此時自問當何如。此話只好在家對人說罷了。外人知道傳出去到不好了。只當丟這幾兩銀子罷。更休提了。月娘聽了無法。只得罷了。又交他會帳發賣布貨。也會了王免家。月娘叫陳敬濟。兒銀算帳兒都算不服。擎銀出去了。敬濟不經事。保便說姐夫在家那知買賣甘苦。俺江湖上走的。另曉得行情。甯可賣了海。休要悔了賣。這貨來家得此價錢就勾了十分。把價換滿。管了。又如此事他也不等月娘吩咐。左手奪過算盤。邀回王免來。把銀子兑了二千餘兩。一件件交付與敬濟。經手交進月娘收了。推貢出門。月娘與了他三十兩銀子。房中盤川。他便故意昂昂大着不收。一路叙其強橫。直今人為千古有家者孤。說道你老人家還收了。死了爺。你老人家死水兒。自家盤纏。又與俺們做甚。你收了去。我決不要。日晚外邊吃了個醉兒。走進月娘房中。捲伏着。誰坑說念月娘。你老人家青春少小沒了爺。你自家守着這點孩子兒。不害孤冷麼。月娘一聲兒沒言語。此處方知蕙蓮承寵。曹阿嘴不是過也。作者特不與送去。就惹下禍了。這個都是過世老頭兒惹的心。寫此恨事如盡。恰似賣富一般。但擺酒請人。就叫家東京翟管家寄書來。知道西門慶死了。與致賄聽見韓道國說。他家中有四个彈唱出色女子。該多少價錢。說了去兑銀子來。買裁到京中答應老太太。月娘見書。慌了手脚。叫將來保來計議。與他去好。不與他去好。來保進入房中。也不叫娘。便說你娘子人家不知事。為千古有國有家痛哭。則長可笑。這來保還落了一定。到家中拿出一定元寶來與月娘。還將言語恐嚇。月娘說。若不是我去還不得他。這定元寶。你家來。你還不知。韓夥計兩口兒。在那府中好不受用。富貴獨自住着一所宅子。呼奴傳婢。坐五行三程。管家以老爹呼之。他家女兒兒韓愛姐。日逐上去答應老太太。寸步不離。要一奉十。操口兒吃用。脫套衣服。如今又會寫。又會算。福至心靈。出落得好長大身裁。姿容美貌。前日出來見我。打扮得瓊林玉樹一般千伶百俐。一口一聲叫我保叔。如今咱家這兩個家樂到那里。還在他手里討針綫。金戴銀。從新二字。住王六兒娘家。王母猪家。板親家。行人情。坐轎看他女兒去來。到房子裏依舊換了快淡衣裳。纔住西門慶家中來。又有一般小廝媳婦。在月娘跟前說他媳婦子。在外王母猪家作親家。掙金戴銀。行三坐五。潘金蓮也對月娘說了幾次。月娘不信。蕙祥見此言。在廚房中罵大罵。小字之妙。來保便裝胖學蠢。自己誇獎說。眾人你每只好在家里說。炕頭子上嘴罷了。相我水皮子上。可以無恨來保。如今還不道俺每一個是說俺轉送銀子的錢了。架俺一篇是非。正是割股的也不知然矣。不知古信人調丢了瓢。媳婦子蕙祥。提明蕙祥愈知憤怒。言蕙祥便罵。賊嘴舌根的淫婦。說咱兩口子轉的錢大了。內外行三坐五。扳親老子。道出門問姊妹。那水鴉兒吃草。此日因自勢我洗净着眼兒看。你這些淫婦奴才。在西門家裡住牢着。月娘見他罵大罵小。尋由頭兒。和人嚷鬧上吊。漢子又兩番三次。在無人處。跟在無禮心裡。也氣得沒入脚處。只得交他兩口子。搬離了家門。這來保就大刺刺和他舅子。開起雜貨鋪來。發賣各色細布。不知夥計為誰夥計。娘子又如何來往耶。日逐會親友行人。何不開門家去也。不在話下。正是。

勢敗奴欺主。

時袁鬼弄人。

潘金蓮熱心冷面

第八十二回

陳敬濟弄得雙

潘金蓮熱心冷面

曰  
灣步稍

右調西江月

話說潘金蓮與陳敬濟。自從在廂房里得手之後。比後單出手寫之故。自上舊色。二個人嘗着甜頭兒。日逐白日偷寒黃昏送暖。娘可謂或倚肩嘲笑。死矣月娘或並坐調情。戲打揪摶通無忌憚。月娘死矣或有人跟前不得說話。將心事寫了。捲成紙條兒。去在地下。你有話傳與我。我有話傳與你。月娘死矣一日四月天氣。以上一總此下潘金蓮將自己袖內一方銀絲汗巾兒。又自汗巾落脉與玉婆掏出花園買來一線穿却。裏着一個綉香袋兒。裏面裝一縷頭髮。并些松柏兜封的停當。要送敬濟。不想敬濟不在廂房內。遂打窗眼內投進去。後敬濟到房看見彌封甚厚。打開却是汗巾香袋兒。紙上寫一詞名寄生草。

將奴這銀絲帕并香囊寄與他。當初給下這絳扇子，你常帶在身邊。那日因詣夜深，受害的如累不休。了。夜深潛往茶糜架。

敬濟見詞上約他在茶糜架下相會。心中好不喜樂。關廟春梅韻落前後章法一線不苟。金蓮對此一言未盡，又寫盡許多日的月娘。金蓮聽見是他語音，恐怕月娘聽見，決撒了。連忙掀簾子走出來，看着他擺手兒佯說：「我道是誰？原來是陳姐夫來尋大姐大姐。剛才這里和他每往花園亭子上摘花兜去了。」敗露之機這敬濟見有月娘在房里，就把扇子暗暗遞與婦人袖了。他就出去了。月娘便問：「陳姐夫來做甚麼？」寫月娘惡極處，直是二十分蓋。自西門死後，一味逞心，滿意施為。金蓮道：「他來尋大姐。我回他往花園亭子去了。」無防閒不是，意與上西門沒時，寫月娘緊守門戶語，正是反刺。自此，月娘少頃，月娘起身回後邊去了。金蓮從袖內取出折扇，却是湘妃竹金扇兒一把。與西門金扇遙對章法一線扇上畫一種青蒲半溪流水，寫着一首。

紫竹白紗甚道。這青蒲巧製成金錠銀錢十分妙。俏人兒堪用着。遮炎天少把風招。有人處常常袖着。無人處慢慢輕擰。休教那人兒偷了。春梅也

婦人看了其話。至子時分，戶上門早推春梅到裏面，直到次日天明，方知是春梅。自秋葵一類采人屢無其處，婦人醉臘在那邊見春梅，明知而不問是婦人心腹也。與然後，自住房中，綠窗半啟，絳燭高燒，人靜收拾床鋪，衾枕董蕡，光獨立花陰後，奴豈不知一語相射，則用算暗描得雙之影矣。等候那陳敬濟到得晚後，不敢先潘金蓮約期西門大姐。那夜恰好被月娘請去後邊聽王姑子宣卷去了。月娘可殺始終月娘壞事止有元宵兜在屋裡，說瀋梯口與了他一方手帕，吩咐他看守房中。我往你立娘那邊下棋去等大姑娘進來。你快來呌我。元宵兒應諾了，敬濟得手走來，花園中只見花移月影，急掩袂走到茶簾架下。葡萄架與茶簾架對照作韻法，故前有琴童下添一本香作連鎖韻法又出一春梅也。遠遠望見婦人摘去冠兒，亂挽

烏雲悄悄在木香棚下獨立。這敬濟忽然從茶盤架下突出來，把婦人抱住。把婦人說了一跳。說破小短命，鉗出外言。原評謂入春梅子熟，自酒醉春梅開，兩個於是相撲相抱，携手進入房來。房中燭光煌煌，掌着燈燭，桌上設着酒饌。一面頂了角門，並肩而坐。飲酒，人便問你來。大姐在那里敬濟道：大姐後邊聽宣去了。我分付下元宵兒有事來這里叫我。只說在這裏下棋，說畢兩個懽笑。在沉屋已明點春梅心事矣。兩個於是相撲相抱，携手進入房來。房中燭光煌煌，掌着燈燭，桌上設着酒饌。一面頂了角門，並肩而坐。做一處飲酒，多時常言風流茶說合。酒是色媒人。又題不覺竹葉穿心，桃花上臉。一個嘴兒相親，一個腮兒廝撲，罩了燈上了床。交接有六娘子。小詞可和金寫金蓮為證。

入門來。將奴擣抱在懷。奴把錦被兒伸開。俏冤家十分怪。將奴腳指打罵。這人一呆。說元宵叫門。說大姑娘進房中來了。這敬濟慌的穿衣去了。正是

死了沒人客來往等閒。大廳儀門只是關閉不開。用筆寫出敬濟在東廂房住。纔起來忽聽見有人在牆根瀉着尿。刷刷的响。悄悄向窗眼裡張看。却不想是他。便道是那個撒野在這裏溺尿。撩起衣服看。濕了裙子。這婦人連忙繫上裙子。走到窗下問道。原來你在屋裏。這咱纔起來好自在。大姐沒在房裡。故濟道。在後邊幾時出來。昨晚二更纔睡。大娘後邊接着。我聽宣紅羅寶卷。坐到那時。險些兒沒把腰累癱倒了。今日白清早起來。月娘好戲法金蓮道。賊牢成的你休搗鬼。唉。昨日我不在家。幾日在上房內聽宣卷來了。環說你昨日在孟三兒房裡吃飯來。使大線却入之筆敬濟道。早是大姐看着俺。每都在上房內。幾時在他屋裡去來。說着這小夥兒站在炕上。把那話兒弄的硬硬的直豎的一條棍。隔窗眼裡舒過來。婦人看見笑的要不的。如此寫來一者見西門冷落之甚。家罵道怪賊牢。拉的短命猛可舒出你老子頭來。說了我一跳。你趁早好好抽進去。我好不好。拿針刺進你一下子。叫你心痛哩。敬濟笑道。你老人家。這回兒又不待見他起來。寫其昨夜之情。你好歹打發他個好處去。也是你一點陰隲。婦人罵道。好個怪牢成久慣的囚根子。一面向腰裡摸出面青銅小鏡兒來。放在窗檻上。假做勻臉照鏡。持照桂兒身分一面。用朱唇深裏裏呴唾他那話兒。這小郎君。一點靈犀。溝頂滿腔春意融心。正喰在熱鬧處。心聽的有人走的脚步兒響。這婦人連忙摘下鏡子。走過一邊。敬濟便把那話縮回去了。却不想是來安兒小廝走來。詭傳大郎前邊請姐夫吃飯哩。敬濟道。呀。你傳大郎。且吃着我梳頭哩。就來安兒回去了。婦人便悄悄向敬濟說。晚夕你休往那裡去了。在屋裏我使春梅。叫你好歹等我有話和你說。敬濟道。謹依來。龍婦人說。畢回房去了。敬濟梳洗畢。往鋪中自做買賣。不提。不一時天色晚來。那日月黑星密。天氣十分炎熱。潘金蓮叫春梅燒湯熱水。要在房洗澡。剪足甲。床上安下竹簟涼枕。赶了蚊子。放下紗帳子。小篆內炷了香。春梅便叫娘。不知今日是頭伏。你不要些鳳仙花指甲。我替你尋些來。婦人道。你那里尋去。春梅道。我直往那邊大院子裡纔有西門之院荒蕪久。去拔幾根來。娘。叫秋菊尋下杵臼。搗下蒜。婦人附耳低言。悄悄分付春梅。你就廂房中請你姐夫晚夕來。我和他說話。春梅去了。這婦人在房中。比及洗了香肌。修了足甲。也有好一回。見春梅拔了幾顆鳳仙花來。整叫秋菊搗了半日。婦人又與了他幾種酒吃。打發他厨下先睡了。婦人燈光下染了十指春愁。令春梅拿攏子放在天井內。鋪着涼簟。枕納涼。約有更闌時分。但見朱戶無聲。玉繩低轉。牽牛織女二星。隔在天河兩岸。又忽開一陣花香。幾點螢火。婦人手拈紈扇。伏枕而待。春梅把角門虛掩。正是。

待月西窗下。

迎風戶半開。

隔牆花影動。

疑是玉人來。

原來敬濟約定接木槿花樹為號。處處寫花園。一部大閨目。就知他來了。婦人見花枝搖影。知是他來。便在院內咳嗽接應。他推開門進來。兩個肩而坐。婦人便問你來房中有誰。敬濟道。大姐今日沒出來。我已分付元宵兒在房裡有事必來叫我。因問秋菊睡了。婦人道已睡熟了。說畢相擁相抱。二人就在院內凳上赤身露體。席上交歡。不勝纏綿。但見

情興兩和諧。撲定香肩臉撲腮。手捻香乳綿似軟。實奇哉。掀起腳兒肚綉鞋。玉體着郎懷舌送丁香。目使開倒鳳。顛鴻雲雨罷。囁多才。明朝千萬早些來。又用小唱寫兩個雲雨畢。婦人拿出五兩碎銀子來。遞與敬濟。說聞的你潘姥姥死了。棺材已是你爺。在日與了他三日入殮畢。你大娘叫我去採打發抬錢。看着下人土內。你來家就同我一起去。敬濟專門假孝子這敬濟一手接了銀子。說這個不打緊。我明日絕早就出門。幹畢事來回你老人家。說畢心大姐進房。老早歸廂房中去了。一宿晚景休題。到次日到飯時就來家。金蓮纔起來。在房中梳頭。敬濟走來回話。就敢來回話。還剩了一兩六七錢銀子交付與你妹子。收了盤纏度日。半恩萬謝。多多上覆你。婦人聽見他娘入土落下淚來。鏡一回便叫春梅。把花兒浸在盞內。看茶與你姐夫吃。不一時兩盒兒蒸酥四碟小菜。打發敬濟吃了茶。往前邊去了。由是越發與這小夥兒日見敬濟酒醉了。他挺在床上。推也推不醒。就知他在那裡吃了酒的作怪。不想婦人摸他袖子裡。吊下一根金頭蓮辦簪子。上面銘着兩溜字兒。金勒馬嘶芳草地。玉樓人醉杏花天。迎曉一看。認的是孟玉樓簪子。篇文字金鉗奇色。不謂此簪又作此一怎落在他袖中。想必他也和玉樓有些首尾。不然他的簪如何他袖着。怪道這短命。幾次在我面上無情無緒。不留幾個字兒與他。只說我沒來。等我寫四句詩在壁上。他知道。待我見了。慢慢追問他下落。於是取筆在手。寫了四句詩曰。

獨步書齋睡未醒。

空勞神女下巫雲。

襄王自是無情緒。

辜負朝朝暮暮雲。

寫畢。婦人回房中去了。却說敬濟一覺酒醒起來。房上掌上燈。想起今日婦人來相會。我却醉了。抬頭見壁上題了四句詩。在壁上。墨迹猶新。念了一遍。就知他來到空回去了。心中懊悔不已。這咱自己起更時分。大姐元宵兒都後邊未出來。我若往他那邊去。角門又關了。走木槿花下。擡花枝為號。不聽見裡面動靜。不免沿着太湖石扒過牆去。那婦人見他有酒醉了。捉覽大恨歸房。悶悶在心。渾衣上床。至睡。不料半夜他扒過牆來。見院內無人。丫鬟都睡了。悄悄躡足潛踪。走到房門。見簾門虛掩。挨身進來。窗間月色照見床上。婦人獨自朝裡擣着。低聲叫可意。數聲不應。說道。你休怪我。今日崔大哥朋友邀了我。往門外五里原莊上射箭。西門固要子了一日來家就醉了。不知你到有負你之約。怒罪怨罪。那婦人也不理他。敬濟見他不黑。慌了一面。跪在地下。說了一遍。又重說了一遍。被婦人反手望臉上搥了一下。罵道。賊牢。負心短命。還不悄悄的了頭聽見。是說了又說者。却我知道你有妙人。把我不放在心上。你

今日端的那去來。敬濟道：我本被崔大哥拉了門外射箭去。灌醉了來就睡着了。失誤了你約。看見你留詩在壁上。就知惱了你婦人道。怪搗鬼牢拉的別要說嘴。與我禁聲。一個要暴白一個。怕人知寫得如畫。你搗的鬼如泥彈兒圓。我手內放不過你。今日便是崔本叫了你吃酒醉了。來家你袖子裡這根簪子。那是那裡的。敬濟說是那日花園中拾的。與琴童萌一對今兩三日了。婦人道：你休合神搗鬼。是那花園裡拾的。你再拾一根來。我纔信你。這簪子是孟三兒那麻淫婦的頭上簪子。嚴州伏線此句又為我認的千真萬真。上面還銘着他名字。又與西門頭上畫有事人如今以後。你是你。我是我。篆豆皮兒請退了。敬濟聽了急的。賭神起誓。繼之以哭道：我敬濟若與他有一字緣。麻旱靈的是東岳城隍。活不到三十歲。生來碗大疔瘡害五年黃病。要湯不湯。要水不水。受過者。那婦人還是不信。說道：你這狗才料。說來的牙痛撲動。口內不害碎。兩個緊睜了多時。夜深了。不免解卸衣衫。挨身上床。倘下那婦人把身子翻過倒背着他。使個性兒不理他。由着他姐姐長姐姐短。到是反手望臉上撻過去。謊的敬濟氣也不敢出一口兒。索性放乾霍亂了一夜。將天明敬濟恐怕了。頭起身便越牆而過。往前面廂房中去了。正是：

三光有影遺誰鑿。

萬事無根只自生。

第八十三回 秋菊含恨泄奸情 春梅寄柬諧佳會

詩如此鍾情古所稀。

吁嗟好事到頭非。

汪汪兩眼西風淚。

猶向陽台作雨飛。

曰月有陰晴與圓缺。

人有悲歡與會別。

擁爐細語鬼神知。

空把佳期為君說。

話說潘金蓮見陳敬濟天明越牆過去了。心中又後悔。這日却是七月十五日。吳月娘坐轎子往地藏庵。薛姑子那裡替西門慶燒孟蘭會。箱庫。寫月娘自西門死後只是金蓮眾人都送月娘到大門首回來。孟玉樓孫雪娥大姐都往後邊去了。獨金蓮後走到前廳儀門首撞遇敬濟正在李瓶兒那邊樓上尋了解當庫衣物抱出來。可想起西門失計金蓮叫住便向他說。昨日我說了幾句。如何使性兒。今早就跳出來了。莫不真個和我罷了。心事敬濟道。你老人家還說哩。一夜誰睡着來。險些兒一夜沒曾把我麻犯死了。你看把我臉上肉也摳的去了。婦人罵道：賊短命。既不與他有首尾。賊心胆兒虛。你平白走怎的。反如此語。敬濟道。天將明了。不走來不教人看見了。便暗入誰與他有甚麼事來。金蓮道。既無此事。你今晚早來慢慢問你。敬濟道。吃你麻犯了人。一夜誰合晚眼兒來等。我白日裡睡一覺兒去。婦人道。你不去和你算帳。極語亦說畢婦人回房去了。敬濟拿衣物往鋪子裏來。和伙做買賣歸到廂房。歪在床上睡了一覺。盼望天色晚來。要往金蓮那邊去。不想到黃昏時分。天色一陣陰雲來。窗外聽的下起雨來。寫來正是：

蕭蕭庭院黃昏雨。

點點芭蕉不住聲。

這敬濟見那雨下得緊。說道：好個不做美的天。他雨能阻我。對証話去。今日不想又下起雨來。好悶倦人也。於是長等短等。那雨不住。簌簌直下。到初更時分下的房簷上滴水。這小郎君等不的雨住。披着一條茜紅毡子。卧單在身上。那時吳月娘來家。大姐與元宵兒都在後邊沒出來。便是鎖了房門。從西角門大雨裏走入花園。推了推角門。婦人知他今晚必來。早已分付春梅灌了秋菊幾鐘酒。叫他在炕房里先睡了。以此把角門虛掩。這敬濟推開角門。挨身而入。進到婦人卧房。見紗窗半啟。銀燭高燒。桌上酒菜已陳。金尊滿泛。兩個並肩疊股而坐。婦人便問：你既不曾與孟三兒約搭。這簪子怎的到你手裡？敬濟道：本是昨日在花園茶糜架下拾的。若喫你便促死促滅。茶糜架作幾此供奉。婦人道：你不去和你算帳。極語亦說畢婦人回房去了。敬濟拿衣物往鋪子裏來。和伙做買賣歸到廂房。歪在床上睡了一覺。盼望天色晚來。要往金蓮那邊去。不想到黃昏時分。天色一陣陰雲來。窗外聽的下起雨來。寫來正是：

蚊蟲遭扇打。只為嘴傷人。

一日八月中秋時分。金蓮夜間暗約敬濟賞月飲酒。和春梅同下驚棋。晚夕偷睡失曉。至茶時前後還未起來。頗露羞角。不想被秋菊暖到眼裏。連忙走到後邊上房。對月娘說：不想月娘纏梳頭。小玉正在上房門首站立。秋菊拉過他一邊。告他說：俺姐夫如此這般。昨日又在我娘房裡歇了一夜。如今還未起來哩。前日為我告你說：打了我一頓。今日真實看見。我原不賴他。請奶奶快去瞧去。小玉罵道：張眼露睛奴才。又來惹事。俺奶奶梳頭哩。還不快走哩。月娘便問他說：甚麼。小玉不能隱諱。只說五娘使秋菊來請奶奶說話。要不出別的事。這月娘疏了頭。輕移蓮步。慕然來到前邊。金蓮房門首。高門一死。如金蓮春梅豈可使之居於儀門外乎早被春梅看見。慌的先進來。

報金蓮。金蓮與敬濟兩個還在被窩內未起。聽見月娘到兩個都吃了一驚。慌做手脚不造。連忙藏敬濟在床身子裡。用一床錦被遮來屋裡穿珠花哩。一面擎在手中觀看。誇道真是穿的好。正面芝蔴花。兩邊綉子眼方勝兒。周圍蜂赶菊。剛湊着同心結。且是好看到明日你也贊我穿。怎樣。說春梅放小桌兒在床上。望過珠花來。且穿珠花。不時月娘到房中坐下。說六姐。你這咱還不見出門。知道你做甚。原去說姐夫在這屋裏。明睡到夜。夜睡到明。被我罵醒了他兩聲。他還不動。俺奶奶問我沒的說。說五娘請奶奶說話。方纔來了。你老婦沒了漢子日久。一時心邪。着了道兒。傳出去。被外人唇舌。又以愛女之故。不叫大姐遠出門。把李嬌兒。廂房。挪與大姐住。叫他兩口兒搬進後邊儀門裏來。月娘總是失計。夫可以搬女兒進來。何不搬金蓮進來。一天之事畢矣。遇着傅伙計家去。方叫敬濟輪番在鋪子上宿。取衣服藥材。俱同玳安兒出入。各處門戶都上了鎖鑰。這潘金蓮與敬濟兩個熱突突恩情。都間阻了。一大正是一般秋菊後邊說。雖是月娘不信秋菊說話。只恐金蓮少女嫩口兒搬進後邊儀門裏來。即無敬濟月娘豈不知向日琴童之事乎。作者罪月娘總是隱筆。金蓮央及春梅去了。獨有敬濟在炕上纏歪下。忽見有人叫門。聲音像是春梅。連忙開門。見是玳安。沒人請裡面坐。春梅進入房內。便問小廝門在那裏。金蓮却帶了環氣敬濟道。玳安和平安都在那邊生藥鋪中睡哩。獨我一個在此受孤酒悽冷。春梅道。俺春梅都有夫人氣。敬濟道。玳安和平安都在那邊生藥鋪中睡哩。獨我一個在此受孤酒悽冷。春梅道。俺

了回去。說六姐快梳了頭。後邊坐。金蓮道曉得打發月娘出來。連忙攏敬濟出房。往前邊去了。

春梅

月娘

菊說我不知有馬子在屋裏。兩個後邊賤諱敬濟天明起來。往前邊去了。正是：

雙手劈開生死路。翻身跳出是非門。

那婦人便問春梅。後邊亂甚麼。這春梅如此這般告說。秋菊夜裡開門一節。婦人發恨要打秋菊。這秋菊早辰又悄悄後邊報與月娘。知道被月娘喝了一聲罵道。賊婆子。王子的奴才。前日平空走來。輕事重報。說他王子寫藏陳姐夫在房里。明睡到夜。夜睡到明。叫了我去他主子。正在床上炕桌兒穿珠花兒。那有陳姐夫來。後陳姐夫打前邊來。送一個弄王子的奴才。一個大人放在屋裡。端的是糖人兒。不拘那裡安放了一個砂子。那里發落。莫不放在眼裡。不成傳出去。知道的是你這奴才。差遣主子。不知道的。只說西門慶平日要的人強多了。人死了多少時兒。老婆們一個個都弄得七顛八倒。恰似我的這孩子也有些甚根兒。不正一般。驕慢托大故也。於是又要打秋菊。說得秋菊往前邊疾走如飛。再不敢來後邊說了。金蓮聽見月娘喝出秋菊。不信其事。心中越發放大胆了。西門大姐聽了此言。背地裏番問敬濟。敬濟道。你信那子邪了的奴才。我昨日見在鋪里上宿。幾時往花園那邊去來。花園門成日閑着。大姐罵道。賊囚根子。你別要說嘴。你若有風吹草動。到我耳朵裏惹。娘說我你就信信脫脫去了。再也休想在這屋裏了。必寫大姐姐文字敬濟道。是。非終日有不聽。自然無大娘眼見。不信他肆笑。大姐道。得你這般說就好了。正是：

誰料郎心輕似絮。

那知妾意亂如絲。

第八十四回

吳月娘大鬧碧霞宮

普靜師化緣雪洞

蓋棺不作橫金婦。

入地還從折桂郎。

詩一自當年折鳳凰。

至今情緒幾惶惶。

新詩寫白空山寺。

高挂雲帆過豫章。

曰彭澤曉烟歸宿夢。

瀟湘夜雨斷愁腸。

休要出外邊去。

話說一日吳月娘請將吳太舅來商議。要往泰安州頂上與娘進香。因西門慶病重之時許的願心。不知作者必欲寫月娘至吳太舅道既要去。須是我同了你去。一面備辦香燭紙馬祭品之物。玳安來安兒跟隨。顧了三個頭口。月娘便坐一乘暖轎。分付孟玉樓潘金蓮孫雪娥西門大姐。好生看家門之罪。不言可見。同妹子如意兒眾丫頭。好生看孝哥兒。又點孝哥月娘出後邊儀門無事。卓關了。休要出外邊去。又分付陳敬濟休要那去。同傳夥計大門首看顧。我約莫到月盡就來家了。十五日早晨燒紙通訊。晚夕辭了西門慶。與眾姐妹置酒作別。把房門各庫房門鑰匙付與小王拿着。次日早五更起身。離了家門。一行人奔大路而去。那秋深物候。天寒日短。一日行兩程。六七十里之地。未到黃昏投店村房安歇。行路如此。次日再行。一路上秋雲漠漠。寒雁淒淒。樹木凋落。景物荒涼。不勝悲愴。話休贅舌。一路無詞。行了數日。到了泰安州。望見泰山。端的是天下第一名山。山根盤地。腳頂接天。心驚。望長居齋。有巖巖之氣象。吳太舅見天晚。投在客店歇宿。一宵次日早起。上山望岱岳廟來。那岱岳廟就在山前。繫朝祀典。

歷代封禪爲第一廟貌也。但見

廟廣岱岳山鎮乾坤。萬福之領袖。山岳之至尊。乃萬福之領袖。山頭倚轡。直望弱水。蓬萊絕頂攀松。都是濃雲薄霧。棲臺森聳。金烏展翅飛來。殿宇巍峨。玉兔騰身走到雕梁畫棟。碧瓦朱楹。鳳屏曉曉。黃紗迴背。綉簾垂錦帶。遙觀聖像九獮舞舜。目堯眉近觀神顏。袞龍袍。湯肩禹背。御香不斷。天神飛馬報丹書。祭祀依時。老幼望風。祈護福壽。靈殿祥雲香靄。正陽門瑞氣盤旋。正是萬民朝拜碧霞宮。四娘眾人從辰牌時分。岱岳廟起身登盤上頂。至申時已後。方到娘娘金殿上。朱紅牌扁金書。碧霞宮三字。望來者進入宮內瞻禮。娘娘金身。怎生模樣。但見。

頭綰九龍飛鳳髻。身穿金縷絳綃衣。藍田玉帶束長身。白玉圭璋紫彩袖。臉如蓮萼。天然眉目映雲鬟。唇似金朱。自在規模端雪體。

猶如王母宴瓊池。却似嫦娥離月殿。正大仙容。描不就威嚴形像畫難成。

月娘瞻拜了娘娘仙容。香案邊立着一個廟祝道士。約四十年紀。生的五短身材。三溜鬚頭。明眸皓齒。四字寫頭戴簪冠身披絳服足穿雲履。前替月娘宣讀了還願文疏。金爐內炷了香。焚化了紙馬金銀。令小童收了祭供。原來這廟祝道士。也不是個守本分的。乃是前邊岱岳廟裡金住持的大徒弟。廟入姓石。雙名伯才。專一藏奸。詐替他賺錢。婦女到方丈。任意姦淫。取他歡喜。如此。這道士石伯才。又專因見月娘生的姿容非俗。女不敢惹他。戴著孝冠兒。若非官戶娘子。定是豪家閨眷。又是一位蒼白鬚髮老子。跟隨兩個家童。不免向前稽首。收謝神福。請二位施主方丈。一茶。吳太舅便道。不勞生受。還要趕下山去。伯才道。就是下山也還早哩。直貴下半天不一時。請至方丈裏面糊的雪白。妙絕好。正面放一張芝蔴花坐床。妙絕柳黃錦帳。妙絕香几。上供着一幅呂洞賓戲白牡丹圖。又妙絕。左右一聯。對大書看兩幅清風舞鶴。一軒明月。談經伯才問吳太舅上姓。太舅道。在下姓吳。這個就是舍妹吳氏。因為夫主來還香願。不當取擾上宮。伯才道。既是令親。俱延上坐。他便主位坐了。便叫徒弟看茶。原來他手下有兩個徒弟。一個叫郭守清。一個叫郭守禮。皆十六歲生的標緻。頭上戴青緞道髻。身穿青緞道服。脚上涼鞋。淨襪。渾身香氣襲人。又寫盡客至則遞茶遞水斟酒下茶。到晚來。背地便拿他解饅墳餌。不時守清守禮。安放桌兒。就擺齋上來。都是美口餌食。蒸燂餅饅。各樣菜蔬。滿春臺每人送上甜水好茶吃了。茶收下。傢伙去就擺上茶酒。大盤大碗。餚饅都

是雞魚鴨上來。用琥珀銀鑲盤滿之。金波吳月娘見酒來就要起身。叫玳安近前用紅漆盤托出一疋大布。二兩白金與石道士作致謝之禮。吳大舅便說不當打攏上宮。這般禮致謝仙長。不勞見酒食。天色晚來。如今還要趕下山去。慌的石伯才致謝不已。說小道不才。娘福陰在本山碧霞宮做個住持。領四方錢糧。不嘗得四方財主作何項下使用。今聊備粗齋薄饌。倒反勞見賜厚禮。使款留懇切。不得已和月娘坐下。不一時熱下飯來。石道士分付徒弟。這個酒不吃。方打開昨日徐知府老爺送的。那一罈透瓶香。荷花酒。出語是天與你吳老爹用。不一時徒弟另用精壺斟酒上來。先滿斟一盞。遞與月娘。請問月娘燒。如此何如。吳大舅說舍妹他天性不用酒。伯才道。老夫人一路風霜。用些何論。好歹淺用些。一面倒去半鐘。遞上去與月娘接了。斟一杯遞與吳大舅。說吳老爺你老人家試用此酒。其味如何。吳大舅飲了一口。覺香韌絕美。其味深長。說道此酒甚好。伯才道。不瞞你老人家說。此是青州徐知府老爺送與小道的酒。他老夫人小姐公子。皆貞度脫年來岱岳廟燒香達醮。與小道相交極厚。人小姐又單年。這岱岳廟上下二宮錢糧有一半征收入庫。近年多虧了我這恩主徐知府老爺題奏過。也不征收。都全放常住用度。侍奉娘娘香火餘者。欵待四方香客。這里說話。下邊玳安平安。跟從轎夫。下邊自有坐處。湯飯點心大盤大碗。酒肉都吃飽了。吳大舅飲了幾盞。見天晚要起身。伯才道。日色將落。晚了赶不下山去。與下山還尚未棄在小道方丈。惟宿一宵。則不棄小僧矣。早一映步是勢利有了徐知府有高知州。方自此等一輩也。吳大舅聽了。就坐住了。伯才拿大鐘斟上酒來。吳大舅見酒。有高州方自此等一輩也。奈遂往後邊閣上觀看。隨處總有月娘也。這月娘覺身子乏困。便在床側側兒。這石伯才一面把房門拽上。外邊去了。月娘方纔床上歪着。忽聽裡面响亮了一聲。床背後紙門內跳出一個人來。賀四嫂不在次紅面貌。三柳鬚鬚。約三十年紀。頭戴渾青巾。身穿紫錦襫。雙手抱住月娘。說道小生殷天錫乃高太守妻弟。久聞娘子乃官豪宅眷。天然國色。思慕如渴。既接英標。乃三生有幸。倘蒙見憐。死生難忘也。一面按着月娘在床求歡。月娘說的慌。做一團。高聲大呼。清平世界。朗朗乾坤。沒事把良人妻室。強霸在此做甚。就要奪門而走。被天錫抵死攔擋。不放。便跪下說娘子禁聲。此王婆炕上何如。月娘說。大舅快去。我娘在方丈和人合口哩。那不知合這吳大舅慌的兩步做一步。奔到方丈推門。那里推得開。見月娘高聲。清平世界。攔燒香婦女在此做甚。這吳大舅便叫妹妹休慌我來了。一面拿石頭把門砸開。那殷天錫見有人來。撇開手打床背後一溜烟走了。原來這石道士床背後都有出路。吳大舅砸開方丈門。問月娘道。妹妹。

那廝玷污不曾玷污。那廝打床背後走了。吳大舅尋道士。那石道士躲去一邊。只叫徒弟來支調。大舅大怒。喝令手下跟着玳安來。安兒。扣道士門。窗戶扇盡打碎了。一面保着月娘出離碧霞宮。上了轎子。便趕下來。約莫半時。起身走了半夜。方到山下客店內。如此這般告店小二。說小二。叫苦連聲。說不合惹了殷太歲。他是本州知州。相入。有名殷太歲。你便去。俺開店之家。定遭他凌辱。怎肯。便。吳大舅便多與他一兩店錢。取了行李。保定月娘轎子。急急奔走。後面殷天錫氣不捨。率領二三十閑漢。各執腰刀短棍。趕下山來。如此方好。吳大舅一行人。兩程做一程。約四更時分。趕到一山凹裡。遠遠樹木叢中有燈光。走到跟前。却是一淺石洞。裡面有一老僧秉燭念經。是如此悠然。吳大舅問老師。我等頂上燒香。被強人所趕。下山來。天色昏黑。迷路。至此。敢問老師。此處是何地名。從那條路回得清河縣去。忽出清河縣三字。爲老僧道。此是岱岳東峰。這洞名喚雪洞。貧僧就叫雪洞禪師。法名普靜。能淨諸花枝也。薛在此修行二三十年。你今遇我。實乃有緣。直入休往前去。山下狼蟲虎豹極多。明日早行。一直大道。是你家業。若有餘。就與老師作徒弟。月娘道。小兒還小。今纔不上一周歲。兄如何來得。老師道。只許下我。如今不問。你要過十五年。纔問你要哩。自熱結至死時。不三五年。自此化爲十五年。遲疾都妙。月娘口中不言。過十五年再作理會。遂含糊許下老師。排結十五年。乃開一面作辭老師。竟奔清河縣大道而來。正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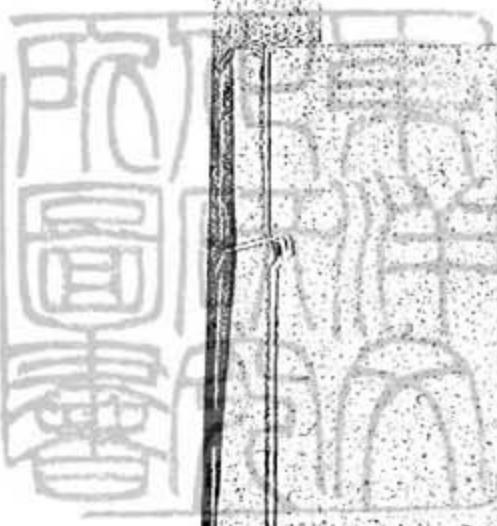
世上只有人心歹。

萬物還教天養人。

但教方寸無諸惡。

狼虎叢中也立身。

卷之三



卷之三